



第十一卷
第三期

HUMAN LIFE MAGAZINE



觀音大士像

節中華佛教美術

明張武繪



人生雜誌社發行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出版

當時他認為宇宙現象無窮之變化，必有根源——必有一物為其真相或本體之存在；而我們在宇宙內活著，必需知道這真相或本體的所在，然後不為幻象所驅使。可是這問題並非崇拜神祇的迷信宗教所能解答的，因是憑着個人的思索建立水的原理，以一切生存毀滅都是由水變化而成，由於水不斷的變化而形成各種不同的物質。但他的學生阿納西曼德，則認為宇宙原理是無限，無限是一不生不滅無定形，無定質之永恒的混合體，包涵宇宙間一切，產生一切，而阿納西曼德却說宇宙原質是空氣，儘管他們各說不同，但同是美里達斯學派之先傑，自此三傑以後，希臘哲學便不斷地進步，中間雖經過智者派 (Sokrates) 的運動，擴大人類認識真理的力量而反對神學，可是却有人藉此而自誇為智者，使整個社會都流於自誇與狡辯。因此激起了蘇格拉底的護衛真理的熱情，起而為真理而奔走呼號，同時運用哲學 (Philosophie) 之名詞，以成立愛智的專門學問，以鼓勵當時的青年走向追求真善美之真理的光明坦途，推翻當時詭辯學之腐化作風。雖然他結果慘遭惡勢力的支配飲酖而死，但他終於給希臘哲學開闢了坦途的途徑，和奠定了希臘哲學的基石，而希臘哲學也就達到成熟的階段了！

三

希臘哲學之能發達到精深博大成為西洋哲學的搖籃，固是希臘人的不可思議之驚人天才和質重於精神生活的所致，而亦是得助於優美的地理環境之後果。希臘位於巴爾幹半島的西南，是一純粹地中海的國家，左面是克里特 (Crete) 東西渡過愛琴

海 (Aegean Sea) 是亞細亞 (Asia Minor) 西面渡過愛奧尼亞海 (Ionian Sea) 是意大利，再西便是西西里 (Sicily) 更西便是西班牙，這些在古代都是希臘的殖民地。由於地界於東西兩大國之間，與文明先進國家之間隔僅狹窄的海面，其中又有許多島嶼便於交通，所以非洲東北部與亞洲的西南部的文化，是循着地中海向亞南發展直到希臘，所以希臘文化比其他歐洲國家開化得特別早。

希臘的地方雖不大，但環境異常的優美，巍然的山脈和由地中海流入內陸的河流，急湍的溪澗，迴環繞繞地把它劃成很多的小區域。而這些區域都建立在山頂的峻峻中，且有着城垣圍繞的堡壘，因此每個區域與它四週的土地，都各自成為獨立處理自己的事。在這些區域市鎮中，有住宅、有商店、有市場，其間點綴着宏偉而壯麗的公共建築物，更有秀麗的山川，變幻多端的自然景象，在微風麗日的春天裡，只要你散步於山麓間，就可以飽覽那些美麗而奇異的花草，俯瞰那些險峻而急湍的溪流，在雪花飄飄的冬天中，你還可以見到泰基塔斯山 (Taygetus) 頂的積雪，在科林斯海灣 (Gulf of Corinth) 的附近山嶺上積年不斷的雪景。特別是雅面附近的阿提喀山 (Attica) 的變化更多端，更美麗。因為那裡平時都像秋日的楓葉樣的紫色和黃色的，在黃昏時便變為粉紅色或玫瑰色，然在月光相映下又變為深藍的碧綠色了。希臘人就是生長在這樣優美而美麗的天然環境中，怎不養成他們愛美的傾向，思想的豐富，與藝術的天才呢？所以，希臘文化之特早文明，且成為歐洲文明的始祖，藝術的成就超過於任何民族，和哲學思想特別發達而成為西洋哲學的搖籃，是與它的地理環境有着莫大的關係的。

第十一卷·第二期

目錄

封面：觀音大士像明朝張武繪	文
希臘哲學之興起與地理環境之關係	珠 2
八世紀以後的印度哲學	圓 4
佛家愛語之深刻化與一直化	張廷榮 8
佛教才是真正救世的宗教	慧 超 10
簡述佛陀與眾生之關係	謝鳴高 12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 生 14
獨身生活在修道中的重要性	陳師潛 15
略談佛教的心識論	楊白衣 16
美國譴責「全國教會聯合會」	莫正熹 17
敵與友	上官慧劍 18
錢之歌	管 天 19
虛榮不是快樂	宣 誠 19
我的希望	謝冰瑩 20
鳥翎翎	張雲家 22
愛群的奮鬥與成功	朱 輝 24
愉快之島「錫蘭」	華明譯 27
國內外佛教新聞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改進，弘揚佛法之文藝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攻訐私人，毀謗漫罵以及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隨便。

八世紀以後的印度哲學

·圖明·

這西元「八世紀以後的哲學」，是繼續着筆者以前「紀元後的印度哲學」所敘述的。

印度在西元八世紀時，無論是政治、宗教、哲學各方面，都顯然地有過變化。這變化簡單地說來，即是大體被結束了以往的傳統情形，而創換了另外的一個新局面。其中如政治，傳統的舊勢力，已經消失，所代替者，為當時勃興的新勢力。此新勢力，又被外來的勢力所屈服，甚而完全被支配，深深地滲透了印度人的內生活。如宗教，由古發達而來的印度教，自八世紀以後，得大勢力。它的發達過程，非常複雜；若正系旁系等派別，斷然與古代相去有十萬八千里。本來在印度，由古以來的言語系統就很繁多。例如同一個宗教，不必為同一的語言。這在印度教的發達上，尤其如此。從之以個人，是絕對無法知道其所有宗派的。如哲學從西元八世紀以後，則形成一種訓詁的學風。只是對古說，儘量的研究並闡釋，以致未能有獨創的佳作被問世。印度哲學，原來就離不開印度之宗教。這時隨着印度教的發達，有的與宗教結合，投入其懷抱；有的乃自身，另成了一個宗派。它們一般的理論，都不外乎是傳知古來的說法。但對於古說的理與發展，也不無幫助。其間為了事實上的需要，有種種綱要書被作出。再一方面，就是調和折衷各學派，使各方面都能感到滿足。即此一點，亦足以言印度哲學於八世紀以後之異。現在復就政治、宗教、哲學三方面，分別略述於下：

① 政治方面

印度如所了知，是世界上一個最末重視歷史的國家。他們沒有國家的政治紀錄，以及個人的傳記

。近來僅憑西歐學者們的不斷努力，才替它漸次地理出了一點端緒。據考印度古代，除了孔雀與笈多兩個王朝，不曾有過全土統一的時期。即是這兩個王朝，也都曇花一現，未能持久。有一派學者，說孔雀王朝，受古代波斯之影響，所行非印度之純粹文化。此王朝末葉，西北印有大夏、安息之侵入，接着是月氏、塞種的跳梁。笈多王朝，雖然是發揚的印度固有文化，但因匈奴嚙噠的進擊，閉塞了東印，便不外走上了末路。西北印向為外方勢力所侵之地，彼等皆先後遣派其子孫前往鎮守或征伐，因而使彼等之勢力達於中南印。於中由於人種血統的混雜，當然也帶來了不少的自然影響與變化。特別是匈奴嚙噠及其隨從而來的翟折羅 *Gurjara* 族之後裔，值得一提。當時一般稱此等後裔和印度王族、武將、塞種、月氏子孫等的混血種，為拉迦普 *raja* 拉迦普 *raja* 是拉迦普脫離 *raja* 的轉訛。拉迦普是王，普脫離是子，即是王家後裔王族的意思。此等王族，於戒日王前後，已漸次在各地獲得政治勢力。至戒日王崩後，乃割據對峙。拉迦普既是這樣的混血種，所以其歷史傳統，一直到現在也無從向前追述。由於此等王族的勃興，其內政上的更新，並有種種系統的存在，無寧說是當然的。此等勢力，唯除東印，差不多普遍於全印。彼等皆不信佛，並且迫害佛教而使之滅亡。雖皆泛稱為王族，却也無互相之融和與協力。自西方而來的回教徒阿剌伯人之勢力，古來已經於西元七一二一年，一度達於印度河河口。按此地自五五〇年起，即為印度化了的密希羅阿羅王之後裔所支配。六三一年，被婆羅門大臣篡奪即王位。不久於七一二一年，被滅亡於巴比倫太守哈丘吉 *Hajaj* 大將默罕

默德一快與 *Muhammad-i-Qasim* 之手。從此該地便建立為回教王朝。八七一年，分為兩國；九四〇年，兩國先後陷於混亂；一〇一〇年，伽色尼 *Ghazni* 王朝的摩罕特 *Mahmud*，相機將之滅亡。摩罕特，是實際建立伽色尼王朝之人，至九七七年，獲大勢力。起初他與回教 *Uigur* 伊拉克汗 *Ilak Khan* 相爭，一〇〇五年，伊拉克汗被暗殺，乃併吞其土地，侵入於印度。同時摩罕特之父塞伯克德金 *Sabuktigin*，已經與旁遮普 *Panjab* 地方的沙喜士王迦保爾 *Jayapala* 在戰爭。摩罕特繼承父職，於一〇〇一年破之。其次於一〇〇九年，破其子歡喜守護 *Anandapala*，又於一〇一三年，破其另一子注目守護 *Trilochanapala*。一〇一一年，注目守護自迦濕彌羅擄土盛返，又被大波。摩罕特遂乘勢，把旁遮普（五河）地域，收入版圖。總計摩罕特於二十五年間，前後侵印共十七次；除三次未能有獲而外，其餘十四次都多少有領土之擴張。尤其於擊破歡喜守護所糾合王族諸王的聯軍之一戰，威勢大振。摩罕特死於一〇三〇年，其王朝版圖得維持至一一八六年，轉被其子廓爾 *Ghur* 王朝希哈普烏定默罕德 *Shihab up-din Muhammad* 之手。通稱默罕德廓爾 *Muhammad Ghuri* 王朝。伽色尼王朝的本土，於一一五一年，被廓爾王朝所奪，退居於旁遮普的拉合爾 *Lahore*，終致滅亡。因為廓爾王繼續向外擴張，於一一九一年，被破於諸王族之聯軍。這時，希哈普烏定默罕德，敗退於伽色尼，翌年大舉來戰，擊潰聯軍，於一一九三年，併吞德里 *Delhi* 及 *Ajmer* 亞日米爾等地，納入版圖。以後遣派大將，於一一九四年，平定曲女城 *Kanauj* 羯耆鞠閣 *Kanayakubja* 王國，得其領土。這時連東方的貝拿勒斯，也被吞併。此外更遣派伊佛帶耶烏定 *Iktiyarud-din* 平定東印孟加拉，有名之優陀波羅佛寺被焚。如此到一二〇五年，自印度河河口至恒河河口的北印一帶，全被平定。此中西南印一帶，雖然也曾有過半獨立國，但其勢力，尚不足一言

。一二〇六年，希哈普烏定獸獸被暗殺，領土直接被割裂為二。即印度河以西，由其子繼承，其東北一帶，歸於守將之手。此後印度，則為回教徒所支配。至十六世紀莫臥兒 Mughal 王朝，成為西歐人之殖民地。十八世紀，經過英法之爭，轉成為英吉利人的屬國。直至此次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束，方告獨立而回分治。

據說回教徒之侵入，其目的主要在征服異教徒，摧毀異教，並掠奪其財產。不過當其侵入後的支配時代，對一般文化，也多少有所貢獻。如如色尼王朝的摩牟特好文學，獎勵學術，有名詩人菲爾道斯 Firdausi 和有名史家阿爾布盧尼 Alberuni，即都由此而出。但回教徒所在之地，則全為波斯文化。由於波斯文化的發達，居於被征服地位的古印度文化，當然受其影響。一一九四年，在征服了曲女城的回教徒陣營中，由於實際的需要，產生有一種被通稱為烏都 Urdu 的語文。這是一種波斯語與地方方言的混合，雖現在，仍被認為便利而通用。除此而外的各方面之變化，無疑地都被成為印度古文化的新新細胞。自十六世紀莫臥兒王朝起，已成為西歐人之殖民地；所以以八世紀以後，為王族諸王的政治進出之分領。

◎宗教方面

印度古來宗教之複雜，大概世界各國中，無與倫匹。現在作為哲學敘述的，也都可以攝入其內。所以整個的印度思想，不外為印度宗教或歷史。不過現在已經被稱為印度哲學的，不在這裡所說的宗教範疇之內。印度宗教一般總稱為印度教 Hinduism。印度是印度的一字之轉訛，實際印度教即印度教，包含古來之各種宗教。但以古章陀，尤其以利俱章陀為中心的所謂章陀宗教 Vedism，與以梵書為中心的所謂梵書宗教 Brahmanism，却不在此之數。根據學者界的定義，則指現在的印度教，及其發達上之關係。又所謂印度教，通常也不把佛教與耆那教包括在內。它們雖同樣為印度

人之所創唱，可是一般習慣上，印度教，都是指的印度正系之宗教。而順世派、耆那教、佛教，均在異系之列。由此回教，當然更不用說。

現今的印度教，大別言之，有以昆濕奴 Vissnu 為主神崇拜的昆濕奴派 Visnuva，以濕婆 Siva 為主神崇拜的濕婆派 Saiva，以濕婆妃突迦 Durga 之性力 Sakta 為主而崇拜的性力派 Sakta，以自在天眷屬俄尼沙 Ganesa 或俄那鉢底 Ganapati 為主而崇拜的歡喜天 Ganapati 派，以太陽為主神崇拜的太陽 Saura 派，以及總拜此上五神而承奉古來婆羅門風習儀式的憶念 Smartha 派。此中的後三派，可將之看為要素；前三派，都各含有支派。此外近世有唱新宗教口號，想融和諸宗教，造成宗教改革形勢的，內情甚為複雜。要者應於現代印度人心，與現代印度人生活，多少有打成一片之處。以上可總而言之，概括為一系統，與以前作為哲學系統所述的正統婆羅門，一般思想和佛教三種系統相對，為第四系統。

昆濕奴神的起源——昆濕奴，古來在利俱章陀，是太陽神之一。說它有獨特的高處，在那兒有甘露泉，為死者所集合的樂園。此思想經過梵書、奧義書時代，於律法經製作時，得到多人之崇拜，漸次成為有勢力之神。更到大史詩摩訶婆羅多時代，於婆羅門中，獲得熱心的信徒，專門對它崇拜，不理別神。造神殿神像，對之行祭禮儀式。然而其行事，已離入其他因素，不盡為章陀之正系，未得一般婆羅門所公認。後來薄伽梵派 Bhagavata 興起，摩訶婆羅多與還摩所行傳被盛行，才因之得大勢力。依於學者們的研究，大概西元前三、四世紀，利帝利中，有婆提婆 Vasudeva, Vasudeva, 創一神教，稱唯一神為薄伽梵 Bhagavat。說此神具一切善，慈愛充佈，人們依於誠信 bhakti，可以得其恩寵，死後往生其天，與之共享無限之福樂及歡喜，以神為愛的唯一對象。這雖稱為薄伽梵派，可是不久，得到多數的信眾，於各處弘布，遂致將派祖婆提婆視為神格，成唯一神。這在鉢顯

迦黎大疏中，也已有提到崇拜婆提婆之事。又西元前二世紀前半世紀，於居住西北印的西臘人哈留杜魯斯 Heriodorus 所建立之塔斯王邦 Bessus-car，石柱上，自稱為薄伽梵派信徒，奉祀神中之神的婆提婆。石柱柱頭上，刻有金翅鳥 Garuda。按此金翅鳥，為昆濕奴神之使者。所以一見，便知當時薄伽梵派中，連希臘人也有。而婆提婆，業已成為神中之神，與昆濕奴被同視。至於兩者被同視的起因，可能是前者非起源於正統婆羅門，而後者又附加着章陀正系以外的許多因素，兩者都皆被承認為最上主要之神，以致被自然混合起來。摩訶婆羅延奧義書中，已經有此被同視的表現。其次婆提婆，與吉栗瑟摩聖黑也被混合起來。聖黑，本是摩訶婆羅多中，一位甚被歌頌的勇士。其所以被混合的原因，簡單地就是薄伽梵派的派祖，族姓為吉栗瑟摩。此等混合，即薄伽梵派或昆濕奴派之由來。又由此等混合，使此派在弘傳上得到便利。另一方面，固然也屬於是弘傳的結果。應於此間弘傳的需要，聖薄伽梵 Bhagavadgita 被問世。於是薄伽梵派的昆濕奴，與奧義書中的梵，特別是後期奧義書中的梵，又被合而為一。而勇士聖黑，則被作為它的權化。其中一方面有奧義書的哲學思想，一方面也有數論派、瑜伽派或數論瑜伽派之說。以昆濕奴——梵，為絕對唯一常住之人格神，及一切有情非情所以存在之根源。對它的發展，取數論八種根本原質和十六變異的轉變說。謂個人我，依據瑜伽並特別的誠信，可以解脫輪迴，至最上神之天，住享永恒之福樂，與最上神無別而不融合。於此過程，立智慧道 jnana-marga 所作道 ka-tma-marga 與誠信道 bhakti-marga。智慧道是哲學的理論方面，所作道是瑜伽行並律法經所規定的諸行事方面，誠信道是信仰最上神，而求得恩寵之方面。於中所作道，大概是根據誠信的必然傾向，以一切歸於神為義務，專念於神，無功利心。從之智慧道，也以誠信為基礎。關於所作，不分婆羅門、利帝利、昆舍、首陀羅四姓男女，一律平

等。此並非否認四姓之差別，而是說四姓男女，對於獲得神之恩寵而解脫，都無所異。此點由於不必單是章陀正系之發達，分明與正統婆羅門相反。哲學思想方面，與主張調和融協的新趨勢不同。但也為一般所歡迎，得大勢力，致使正統婆羅門，不得不對它予以承認，把該書編入摩訶婆羅多中，為其第六編的第二十五至四十二章。當編入時，也許內容稍有所變更。此種之編入，大約當於摩訶婆羅多的第二期。從此派之說，更為一般所信奉。又與此關係的薄伽梵派，更說商羯爾修那 *Sankarāna* 布羅嬌那 *Pradyumna* 與阿尼盧陀 *Aniruddha*。即是以婆提婆為最高神，生商羯爾修那，商羯爾修那生布羅嬌那，布羅嬌那生阿尼盧陀，阿尼盧陀生梵天。婆提婆與昆濕奴為同一，其次四神為其現相 *vyūha*，而婆提婆或昆濕奴，即存在於此四者之中，此四者於數論瑜伽說內，順次為宇宙的原質，宇宙的意，宇宙的我慢與世界直接的創造者——大種。對此等名稱，有的說，原來是派祖的同族人，對該派弘傳有功。有的說，本來是地方神的名稱。不過於西元前一世紀時的碑文，已的確有此等崇拜之證據。總之，以上之說，都存在於摩訶婆羅多第十二編的那羅延章 *Narayana* 中。恐怕這是摩訶婆羅多第三期以前所成立的。由此章名，也可以知道，昆濕奴亦名那羅延 *Narayana*。又在薄伽梵派的派名以外，並有薩脫婆多 *Salvata* 與五智 *Pancaratra* 派的派名被用。此兩派派名緣何而起，與薄伽梵派因何被同視，雖不得明瞭，可是在昆濕奴派中，却很重要。其次聖薄伽梵歌中所說的現形，把聖黑作爲昆濕奴的權化。這在那羅延章中，也作同樣之說。薄伽梵所傳的新撰部分，也把薄伽梵作爲它的權化。摩訶婆羅多第十四編模仿聖薄伽梵歌所作的隨歌 *Anugita*，其中把昆濕奴的權化，作爲諸 *varaha* 人獅子 *varsimha* 小人 *vamana* 魚 *matsya* 還摩及聖黑之六種。此外在摩訶婆羅多中，所載關於昆濕奴崇拜的事項很多，且被舉有千名的歌讚詩。而新

撰部分，言昆濕奴的權化有十種，連佛陀也被拉進在內。如此對於昆濕奴崇拜的興盛，是可以想見的。

濕婆神的起源——利俱章陀中，嵐神（荒神）*Rudra* 一名是尊稱，意義為吉祥，係山地人民之信仰。它雖然被想像是最猛烈的破壞神，傷人傷牛。但同時也被想像是可以防止疫病之神，而對人對畜給予親切。阿闍婆章陀中，稱之為惡鬼王 *Bhutapati* 並家畜王 *Pasupati*。夜柔章陀也稱之為家畜王，大概是取的親切之一面。及梵書時代，它被看為獨立神。至於濕婆，是兼有此荒神的兩面。律法經等之中，稱之為大神（天）*Mahadeva* 自在神（天）*Ivara* 與獸王 *Pasupati*。較昆濕奴，反而具有勢力。修衛他縛多羅與義書中，以荒神即是濕婆，也並稱為薄伽梵，與誠信相聯，作為司理世界成壞之神。其中心思想，可以和數論瑜伽說相通。鉢蘭迦黎大疏中，已表明有濕婆之存在。迦尼色迦王的前王閻齊珍 *Wena Kadphises*，是最初用金幣之王。在他的金幣上，鑄有濕婆神。濕婆的起源，如上所說，是山地人民的信仰，性情粗暴而親切。在它的信仰祭祀中，被雜入了陀羅尼陀人的因素。此點根據它受人身御供及血食犧牲之祭祀，可不言而喻。它雖得到婆羅門的信仰，可是正統婆羅門的信徒，是未容易被增加的。摩訶婆羅多中，關於濕婆的敘述，經常屬於新的部分，照例比昆濕奴較晚。模仿昆濕奴的千名歌讚詩，被歌讚有一千零零八名。同時濕婆也與梵被同視，常住絕對，為神中之神，一切有情，皆賴之而得存在。濕婆派的古名，大約即我國所譯的大自在天派 *Mahesvatas*。又我國所譯的獸主派，似乎也是很古。此外也有被叫為勞古拉 *Lakula* 派的大概是以勞古 *Lakuta* 或 *Lakutisa* 勞古鈴的名為派名。此人又叫做勞古利秀 *Lakutisa* 或那古利秀 *Nakutisa*。有的說此人是在開派之人，有的又說是神名。另外對獸主派派名須一提及的，即是在摩訶婆羅多中，已經把獸主之主 *Pati* 作為主要神，以人類

等個人我當於獸主之獸 *Pasupati*。後者被轉輪迴，依於前者主要神而可以解脫。其理論與實踐，恐怕也是採取的數論瑜伽說。又濕婆崇拜，已經與性標 *linga* 崇拜結合起來。性標崇拜，即生殖器崇拜，為陀羅尼陀人的古信仰之一。這也關係着女神的崇拜。女神崇拜，主要也是陀羅尼陀人的信仰。至少與性標崇拜，都是起源於山地未開化的人民。荒神與濕婆，皆為山地人民信仰之神，所以自然被演變而結合。雅利安人，差不多可以說是沒女神崇拜之信仰的。

突伽神的起源——烏摩 *Uma* 是濕婆的配偶神，通常叫做突伽。烏摩在凱那 *Kena* 奧義書中，稱為雪山住神 *Haimavati*，地位比大神、風神，因陀羅都高。在還摩所行傳中，與昆濕奴的配偶神吉祥天 *Lakṣmī* 恒河神梵伽 *Ganga*，被多人崇拜。學者稱之為女山神 *Parvati*，屬於山地之女神。由於荒神被稱做男山神 *Girisa* 的樣子，至於兩神被配合。有的學者，根據摩訶婆羅多，說它最初是住於突伽頻聞阿山的處女神，殺阿修羅與水牛魔 *Madisa*，好酒肉犧牲，為聖黑的姊妹，經過山地人之崇拜，方作為濕婆的配偶，被稱為烏摩。從而被信仰為最上神，想像有無限威力，當平定惡魔時，會吸其血而食其肉，對敵人非常無情。此外諸如此類的說法，都與它結合起來。從此，其他諸神，也皆被說有配偶神，如昆濕奴有吉祥天為配偶神，梵天有辯才天為配偶神等，與天神同受崇拜。

女神崇拜與突伽崇拜結合後，最主要的是性力崇拜。不過當突伽崇拜之最初，尚未有性力崇拜之說。性力崇拜，是以後之事。然而由突伽崇拜，却也不難自然會發展到性力崇拜。另一方面，女神在後期奧義書中，與大梵被同視，為最高神，唯一實在，這也是最容易就女神聯想到它性力崇拜的所在。把大梵、昆濕奴、濕婆，視為最高實在的，很多是數論瑜伽說的思想。其中被意味者它們無直接之活動。於是便移其直接之活動於配偶神，以致被承認其性力，產生性力之崇拜。一般要求最高神的恩

寵的，在感情上，似乎也是喜歡走內線。這一來，

那他便自然得到大的勢力。

更就梵天，如前所述，在同一「梵」字之中，含有中性原理與男性人格神兩方面。經過哲學思想的發達，使它佔得最高地位。所以無論濕婆或濕婆，總必經過一度在梵以下之時期。其次演變，達於平等。然後再演變，才至於反而為梵所崇拜。這在摩訶婆羅多中，是如此的。然而有長久歷史之梵，其他雖有最高神的想像，但也並非完全喪失其地位。因而又與濕婆、濕婆相並，成為一體三神 trinitiy 之說。首先表現出此種思想，以三神為無體最高實在的，是邁脫拉衍那奧義書的最後部分。同時以濕婆為純粹，以梵為激質，以濕婆為實質。此三質就這層着為原質，屬於三神唯一最高實在之顯現。這恐怕是一體三神最原始的思想。在這兒必須一提的，即是它已經與數論說相結合。此說在後世，依據其派別之不同，所有解釋和主神，皆不一。如濕婆派，以濕婆、梵和一度地位較低的濕婆為三神。濕婆派，以濕婆、梵、濕婆和生大生 Brahma 為三神。特別崇拜濕婆的，則將濕婆——梵、濕婆和濕婆為三神。又濕婆奴被作為支配和維持神，梵被作為開闢神，濕婆被作為破壞神，將之配合於世界的成、住、壞。如此，任何方面，總皆保留着梵的最高地位，以之為最公平無私之神，不給予信者特別的恩寵。此點與濕婆、濕婆均不同。惟其不同，所以得不到信仰，無特別之信衆。在印度教中，可說是勢力最小之一派。如現在印度，濕婆奴和濕婆的神殿神像，有無數之多，而梵僅不過一兩所而已。

太陽派的起源——此派最初出現於摩訶婆羅多中，大概成立不太古。然而對於太陽的崇拜，却是自利俱律陀以來，不，還在這以前，雅利安人即曾以蘇利耶 Surya——太陽為崇拜之中心。利俱律陀多神教中的太陽神，雖非最有勢力，但就於後世哲學宗教的發達看來，它實是暗流中的一股最大力量。至律法經時代，它於章陀的諸神信仰中，常常佔一重要地位。於摩訶婆羅多中，也為崇拜之對象。所以由此，自然形成一派之趨勢。

當西元一世紀時，波斯的太陽崇拜 Mithra 被滲入，大概便造成此派正式為派之機會。後世此派中的，確難有很多的波斯影響。

俄尼沙神的起源——俄尼沙或俄那鉢底，我國譯稱為歡喜天。恐怕荒神，原來是被稱為荒風雨神 Maruti 的群神之父。俄尼即是群，荒神即是群主俄那鉢底 Ganapati。換言之，俄尼沙或俄那鉢底，即是荒神之別名。可是後世神話中，却將之作爲濕婆與女神之子，成為智慧並障障神。對此名稱之崇拜，比較是後世的。同時崇拜此神之派，當然也是後世的了。

薩那派 Snataka 派的起源——總拜五神的此派，其名稱是薩那 snati 的派生語。廣而言之，是對於把章陀作為開 struti 的對稱。指章陀六支及有關於此。此派成立時，主要的是以家庭經、律法經、律法論和實論 artha-sastra 為中心。律法論是基於古律法經，將法律、政治、經濟、倫理、宗教等分門別類的寫作書。此派即由組織並實行此等古來的風習制度，總拜五神而成立。其本質中，含有正統婆羅門、利帝利及昆舍之諸多因素。所以與其說是薩那派，不如說是正統婆羅門、利帝利或昆舍派。事實上由於此派，近世來使古章陀的文學、註釋及研究，都很發達。

有關的資料——以上是根據現今的印度教，與摩訶婆羅多中之資料。其次作為此等有關重要資料的，是現形摩訶婆羅多附錄部分的樂章 Harivamsa，大約有十八種的古傳或古傳話 purana，多數的新奧義書、諸經 tantra、阿婆摩阿含 agama 和集或本集 samhita。此中樂章的樂，是聖黑的異名。此書即由敘述聖黑系譜、行狀和豫

人生第十一卷二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一、董事費	一、四〇〇、〇〇〇
一、讀者捐助	一、三六〇、〇〇〇
一、廣告費	八〇〇、〇〇〇
一、訂刊費	五二七、〇〇〇
共收	三、〇八七、〇〇〇
支出部份	
一、付印刷費	一、七六八、〇〇〇
一、付銅版紙乙令	七〇〇、〇〇〇

言的未來趨勢 Bhavisya-pavan 章之三篇所成。實際上應該當於古傳或古傳話之一類。因為其中把聖黑與濕婆奴同視，所以以之為主，屬於濕婆奴派，使濕婆奴派隨而興盛。尤其於後世，將之作爲濕婆奴派之起源。古傳或古傳話，就原質說來，可以分爲五個部門：第一是說宇宙世界的創成和開關。第二是敘述其遺滅和破壞。第三是寫載諸神諸仙之系譜。第四是述言世界各時期及其支配者。第五是錄示諸國之王統。這已常常於章陀、奧義書及史詩 Itihasa 中，有關於地說過。而律法經等之中，都有古傳話的引用文。由此看來，可能是相當之古。然而就現存各種古傳話的王統說來，都終止於笈多王朝，又不能說是怎樣太古之物。學者對此，認為古傳話總起源於古代，但都經過笈多王朝之改寫。所以現存的古傳話，總不出於西元四世紀以後。當改寫時，恐怕已經被維有宗派的觀念。加之日新月異，色彩自然更形濃厚。在現存的古傳話中，大體以梵、濕婆、濕婆為主神。於同一書中，也往往有以梵、奧義、蘇利耶、各各為主神的說法，及很多憶念派的因素。作為哲學思想的傳，採取的數論說。其內容，有關於天、地、神、魔、文辭等多種，為實際之聖典。現今印度，對此書非常普遍而又非常重要。後世模仿此等，作古傳話 Udpurana，不下二十餘種。這是受副章陀及副章陀支製作的影響。然而古傳話，已經屬於副章陀支之一。大約當於西元八世紀時，已經完備。而基於它作宗教之活動的，也當然在八世紀時，已有種種之形成。

一、編校費	二五〇、〇〇〇
一、上郵費	三七一、〇〇〇
一、透支	二五二、五二九、四六六
共支	五二九、四六六
結存	二五二、五二九、四六六
一、董事知定捐助壹百五十拾元，慧敏捐助壹千元，李本慈、劉董連琴各捐壹百元，	
一、讀者張寬心捐壹百四十拾元，陳寬智、杜潔如各捐六拾元。靈山寺、羅器儒各捐五十拾元，蔡觀依、李觀怡各捐廿五元。	

人生雜誌社謹啓

佛家愛語之深刻化與一直化

·張廷榮·

——教學書信第五封

敬愛的讀者：在今天大陸共匪推行所謂「人民公社」。不論男女老幼，都在共匪用刺刀用槍的監視下，聽着站隊點名，站隊派工，站隊等候吃飯，兒女不得隨父母，庭院全部拆除，這在證明，鐵幕中的同胞，一直在冷酷殘酷的暴力監視下過生活，這那裡還有愛語的人間情味，因為失去自由，失去「人的理性尊嚴」的人，是沒有愛語之溫存的，假使依佛家精神，人間必是一融攝和樂的人間，也可以說，愛語的人間溫存，在今天有特別提出的必要，以便憂患的人世，特別珍重這一佛家的慈悲精神。我們每一佛教徒，更進而發揚此一佛教精神，所以為此，我寫了教學書信第五封。

一、愛語不同綺語，不同於西方的談話藝術，不同於我國的縱橫游說，不同於蘇格拉底純清冷之思辯

綺語是離了本質以後的逢迎之語，也近乎儒家說的鄉愿之語，就是怎樣投其所好，怎樣說得使話語綺麗柔和動聽，這初看好像是愛語，其實這是失本的浮游之語，這使人聽得昏迷，而不能真幫助人，也可以說，這種綺語，是一種陷落人的邪惡之語，不是愛語。

西方國家，爲了增進商業或公共關係，於是專門有談話術或談話藝術之研究，總使平時談話，能够不使人起反感，能够引起一種美感來，使顧客接談之樂而能以銷售其貨物，於是他們在談話的表情上，風度上，聲調上，都加以訓練，都加以改造，比如英國人，談起話來，像一高貴的紳士，這就在社會上有影響了，這種西方的談話藝術，是機變之巧的本質，再加上感觀上有關體能之配合訓練，

談起話來，雖可使人起一種美感，但這也不是佛家的愛語。

中國古代有縱橫家，如蘇秦張儀輩，專靠一張嘴，去說服當時的國君，使當時國君，就跟着幾位說士走，這些說士的本領呢？很顯然，他們是從政治功利的入手，比如蘇秦第一次游說失敗，赤着腳，餓着肚子回家，回家以後，用懸梁刺股的勞苦，再研究一番歷史興亡得失之道，有了心得，再出去游說，這種游說，是勢利問題，是功利問題，不是佛家的愛語。

希臘蘇格拉底，他沒有固定的學校，他就在十字街口，到處去找人問，到處去答人家的問，因爲他自己說：「我履行哲學家的任務以探討自己，和探討他人。」又說：「我這是有生命有氣力的時候，我是永不停止教授哲學，進入便勸的，……」（見羅素著「西方哲學史」中譯本）這足見蘇氏的勸說，是純哲學的探討，是只止於哲學家思辯之語，不是佛家所說的愛語。

二、愛語是一種從至性的直接承擔工作

愛語所以不同於以上之說者，因爲它的一種基本精神是悲憫爲之基礎，也如同儒家精神仁體爲之基礎是一樣的，何以見得是基於悲憫呢？華嚴普賢行願品中說：

「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來平等饒益一切衆生，則令一切諸佛歡喜。何以故，菩薩如能

隨順衆生，則能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心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這一段經文，明白說出，令衆生歡喜，就令諸佛歡喜，尊重承事衆生，就是尊重承事諸佛，這表示對衆生的神聖。○這種令衆生歡喜，這種衆生與佛的一體尊敬，即是大悲心體，○菩薩行者，所以「令衆生歡喜。」是因實際「平等饒益衆生。」不是像其他的言說者，令衆生歡喜，只爲在一時口頭的講說，不能究竟饒益衆生，或甚至欺騙衆生，陷害衆生，迷網衆生。既具這一些基本精神，那麼，佛家的愛語，自是一種饒益衆生的歡喜，佛家的愛語，自是本於大悲心的悲體，佛家的愛語，雖對衆生，猶如對佛的莊嚴。

因此，佛家的愛語，是一種從至性上的直接承擔，它的愛語，當體是慈悲悲心，一離了慈悲的聲言，就不是愛語，也就不是仁憫之言，不是愛語，即浮燥，即隔開了，即冷淡，人心一冷淡，則所說的話，即使人受不住，從前中國在春秋戰國時，齊國大饑，當時齊國有一大富人，想辦賑濟，救助受饑的饑民，於是在饑民行走的通道上，煮了粥飯，來施賑，可是這一賑濟的富人，只有施的粥飯，却没有慈悲的心，因此對這些饑民，只是不在乎的說：「噫！『來吃吧！』」可是這饑民中有一位最饑的人，慢慢走近施者，一聽見施者一聲「噫！」，就不接受施者的粥飯，並且說，「我就是不食噫來之食，遂餓而死。」這即證明，「噫」的一聲，不但不是愛語，而且使人感受一種冷漠而不能忍受，甯願餓死。一言之本於慈悲愛，有如此之影響，所以佛家愛語的人間世，實在是溫暖人間的，也是拯救饑饉衆生的。

三、愛語不是說離開生命血肉的風涼話

前面說沒有愛語，連死亦不受，那麼，愛語，就是多說好話了，就是說，「我要救你們，我愛你們，你們很可憐，很值得同情」這些似是而又不貼

切的話，空泛而離開血肉生命的風涼話，是不是愛語呢？不是，儒家的大聖孔子有兩句很悲壯的愛語，是在他的最聖潔的學生顏回死時說的，這兩句話是：「天喪予！天喪予！」然而這兩句愛語的底裡，是因「子哭之慟」，孔子哭得傷心極了的時候說的，西方的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齊，提倡愛的教育，這個愛，只是空口說白話，「我愛你們小同學」所能收效的嗎？不是的，裴氏兒童教育的名言是：「我的手，總是在兒童的手中，兒童哭了，我也哭，兒童病了，我在他們的床邊。」這愛的底裡，即是全部的精神血肉。決不是只憑幾句風涼話。我們再看法華經譬喻品中亦說出：

「父雖憐憫，善言誘喻，而諸子等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已。」

以上即指出父雖憐憫，雖用善言誘喻，但諸子無動於心，仍自東西走戲而已。於是父為救子心切，乃出之以激厲悲心。

「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出時，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之曰，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喜，皆當與汝，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排推，競共馳走，爭出火宅。」

上面這一段，可以說是佛家的愛語最高精神，就是使在陷溺的人，很勇敢而愉快地本於自覺的理性抉擇，跳出不好的人生環境，而得到自由解脫，這裡面顯而易見的，第一它在愛語之前，先用智慧和大悲心，澈透諸知人生現下的諸多習氣，和諸多迷戀，必須澈透這些，才不致話不投機；第二透澈人生之迷戀習氣後，佛家在此，不用不快樂的警惕法，而用愛語引發之——「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就是說，你們要玩你們的所愛，很好很好，但外面比這裡有更可玩之物，你們趕快出去取吧！用這種愛語的方法，使他們自覺的出離火宅，因為「適其願故」，所以「心各勇銳」，而致「互相排推，競共馳走」了。因為佛家的愛語，即是這一種從悲心智慧所推動出的入生解脫方法，而以言語表達出，決不是無心無意的如優伶的扮演之口頭禪說。

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就是說，你們要玩你們的所愛，很好很好，但外面比這裡有更可玩之物，你們趕快出去取吧！用這種愛語的方法，使他們自覺的出離火宅，因為「適其願故」，所以「心各勇銳」，而致「互相排推，競共馳走」了。因為佛家的愛語，即是這一種從悲心智慧所推動出的入生解脫方法，而以言語表達出，決不是無心無意的如優伶的扮演之口頭禪說。

四、愛語之人面對他人言語的承受風度

愛語之人，應養成一種通融和之精神，即是說出去，我們記住了總是和愛語之人，不是只說給人聽，也還要聽人說，我說愛語之人，通融是祥和，即是用愛語以對人說，同時聽人之言，亦用此一祥和態度來容受之，（一）人說的話確實好，我讚歎之，（二）人說的話是忠言但逆耳，很不好聽，我們亦要恭恭敬敬聽下去，當作苦口之良藥，（三）人說的話，全部是侮辱惡邪惡，我們亦決不可以侮辱還侮辱，以邪惡還邪惡，而仍出之以憫懷之情，為之作理性評判，總之，我們要真正具一愛語之修德，必須具先能聽他人不是愛語之修德，惟有容受得了聽一切不是愛語之言，才真能作一能愛語者，同時，即在聽受不是愛語之時，而即就不愛語之所以然，由言觀行，以從而察知此人生之精神病痛何在，物慾遮蔽了最厲害的是甚麼？當前所需要的是甚麼？我們必須如海之涵容，聽受人間的一切不愛語——最邪惡面，最惡懼面，最誘惑面，最陷溺面，只有聽出了所有的邪惡之語，才能針對之引發而說出愛語，此一精神，即是菩薩精神，假使我們今天，因為自己對人是愛語，也發發一味地希望他人說愛語給我們聽，心中容受不了一些自己不願聽的話，這正是佛家呵斥的敗種，是最脆弱之徒，根本不能說發揮愛語之渡人善行。

五、愛語的四種態度——愛人的，臨人的，養人的，下人的

現在我們對愛語有關的多方面，都在上面說過了，現就愛語的具體實行態度，再分別加以說明。

（一）愛人的。今天不論是傳教的教徒，或者

學人的教導方式，都不免還多少存有一種我是去教導他們的，他們是被我們教導的，還使人有一種受導之感，總不能極平等的接待，這種受導的態度，雖然說出了愛語，但此愛語總覺是由上而下注，縱其愛語能生感，但與愛語者之人，多不能屈曲通達，多仍隔一層（要知愛人的在上亦是隔）如聽者語者之情，不能直接通融與融，則愛語亦終成無所落根。所以我們在人間，正因為我能接受佛法之愛語修德，亦是多生之福，更當用一感恩之態度，不要有絲毫受人的氣氛才是，這種習氣，縱然我們一時根除了，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是一種要改的病痛。

（二）臨人的。不自居比人高，一直是平平的在八與人之間，那麼，這就成爲一種臨照的，心裡面是平平的臨照，並不高人，並不逼人，那麼，我們再注意愛語，則即此愛語之當下，即表示雙方不外，雙方同等，那麼，愛語之情，亦是平平交流，因人的雙方不外，人的雙方是平平，此即已奠立一祥和之基礎，再用愛語，即愈見親切，此由我們在日常的人間，都常能體會到。

（三）養人的。即是一愛語者之人格，即修德深厚，他的人格本身和他的愛語，都是使人具一種潛移默化之功，使人聽到愛語，只是覺得心服，只是覺得有依怙，只是覺得此和愛之語，即體現一種拯救的能力，即具一種偉大的責任，這種愛語，即通融是光輝，亦即通融是生命。這種愛語，才是真正養人的。

（四）下人的。即是我們愛語的根本態度。是用很謙下的風度來表達的，如常不輕菩薩的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如孔子的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均是自立在謙卑一面，真能有一謙下的心懷，愛語自是溫厚恭敬。

六、用具體的五事和五行，來建立愛語之和愛人間

甲、具體的五事：

①在書信上的愛語。令人千萬里外，人與人間，均可用書信表達，我們在書信中的字裡行間，處處是至性至情，處處是關懷，這即是愛語。

②傾談中的愛語。我們不論接觸甚麼人，我們

佛教才是真正救世的宗教

·慧超·

佛教，是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創立於印度的，因為他的主義是自由平等的，它的宗旨是仁慈博愛的，所以它是真正唯一的救世者，然世是甚麼？又因何要救？怎樣謂之救？現分別說明於後。

一、世的意思

世是世間，以其過去現在未來遷流不息，故曰：「世」。世上所有事物，各各間隔差別各有界畔故曰：「間」。佛教說世間有三種：一是有情世間，乃指有生命知覺者，換言之即包括三界六道所有的衆生；二是器世間，乃指宇宙萬有一切無知覺的事物，屬於依報。如地球及一切房屋，與日常生活用具等爲人類依止而生存的俱屬器世間攝，前者——有情世間，是無常苦空無我不淨的。後者——器世間，是生住異滅遷流不息的。三是正覺世間，即是出世四聖的居域，出世聖人已超出無常苦空無我不淨範圍之外，所以不須救，現所要救的就是有情世間和器世間。

二、世為什麼要救

世間爲甚麼要救？我想這個問題，稍有閱歷的人，都會明白的。因為他生長在艱險的社會裡，向著崎嶇的人生旅途，所遭遇的都是辛酸的磨折和痛苦的打擊啊！不錯，我們生長在這個世事多變、幻化莫測的世界裡，尤其處身在槍林彈雨的人生舞臺上，所嘗受的痛苦，委實不可言喻；換言之，衆苦分織成的羅網，重重密密地包圍着人生舞臺的四週；舞臺中的主角，有誰能逃出痛苦的包圍？例如我們身體所遭遇的痛苦是刀割、創刺、彈射、棍打、繩絞、索縛、被藥毒、被重壓、水浸、火焚、被

懸、被吊、或死或亡、或殘或廢、或痛或傷、或久或暫、或輕或重，說不盡其中的苦楚。還有心靈上的痛苦，例如自己身體上、意識上、或名譽上，受到他人的毀害時，內心說不出驚長與憂戚，受了惱害、受了侮辱、受了橫逆，或受傷時，則怨恨充滿，亦必由內心而生，或憂鬱而死，或積思成狂。以上都是環境的給予，不過，外來加與我們的，有時還可幸免，還有與生俱來的是生，老病死等三苦八苦，是誰也不能逃避的，此外還有天然的痛苦，如天時大寒大熱、大風大雷、大雨大雹、地上的地震海嘯、山崩城陷、大水大旱及大疫等災患，種種自然界的痛苦。總言之，人生世上，除了與生俱來種之苦外，或遇國際的侵略，軍隊的戰爭，或遇國家上的混亂，盜賊的掠奪，或社會上的欺奪，勢力的控制，或家庭的不和和仇人圖害，或凶惡的橫禍、奸詐的騙取、職業的勝負，等種種黑暗中產生出來的無限哀無限愁，所謂天災人禍交攻於一身，除非您是冷血的動物，抑或失却靈魂者，否則總會感到痛苦的。所以佛陀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我們處身在這充滿的三界火宅裡，試問須救不須救？當然是急於須要救濟的啊！

三、云何爲救

救就是拯救，或濟度的意思，如人陷於污泥中不能自拔同情者假以方法拔之，衆生陷於煩惱淤泥中，不能自救，仁者假以方法提之令出煩惱之淤泥是名救。又如人落於深淵，必假船筏而渡之，衆生漂流於六道苦海中，能以慈悲的寶筏渡之至彼岸是名爲救。

四、誰是救世者

要有一席談話，即成知己之感，我們總存一能在一起談談，好不容易，把握此難得之緣，不談談八，爲對方着想，談對方需要的話，使人有「同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演說中的愛語。我們總以爲，一位宗教家，宗教學人，教育家，甚至崇高的政治家，他們的演說，都要以愛語出之，佛陀當時之攝化各派學者，決不是怒責，而是以柔和之愛語來感化人的，他是近代聖雄，他的演講，縱有與衆不同的意，亦是和愛之語，用研究的態度，用真理的探討態度，來和衆人講說的。所以愛語的最大效力，是在演說的時候，現在我們再舉佛經的遺教經爲例，請各位讀遺教經的時候，總覺佛之慈悲精神，是那樣的溫厚和愛，如仍在我們的前面，這即是愛語的力量。

◎著作中的愛語。我們在著作文章時，不論說一理，證一事，或論一人，都一律用和愛之筆，即是真理必須辯明，而用文辭則必須誠懇，如此一愛語之文辭，對當時所批判之邪惡，亦從而作一愛憐悲憫之感，是批判邪惡愈見其仁憫，此在一寫作當下的心，即是在做宗教家救世之大事，所以著作中的愛語，更有當代億萬人之影響力，有今後千百代的影响力，更不可以不慎。

◎新求中的愛語。我們爲求佛菩薩的護佑，我們亦是用愛語之誠來念佛念觀音，念佛念觀音是和愛之語，則感應必更大。

乙、具體的五行：

◎一直地帶着笑容說。滿面笑容，即是一種愛語最好的襯托，當人一看我們笑容可掬，人們多會先在心理上起一印象，即這樣一位和氣的人，一定是一位好人，一定有學養，一定談話也是和愛可親的。

◎一直地要在適當的時候說一聲「謝謝」。今天與人間通常見面談話，總是帶一兩聲「謝謝」，這「謝謝」之聲中，即會使人頓生一種親切之感，一種平等之感，和一種感恩之情。人來見了我，我「謝謝」他的來見，我去見了人，我也「謝謝」他熱忱的見我，以此類推，無不可以帶一兩聲「謝謝」。來潤澤和活潑與加深道一次談話的印象。

◎一直地觀察隨時契機的說。上面引的法華經以深智察人之機，順其機而隨時施以愛語，這是很

關於救世問題，社會人士都很注重的，同時有些地方且設立救濟機構，高懸救濟的旗幟，但這些不過對於一部份人類遭遇意外不幸時，施以臨時的救濟而已，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有限量而非普遍的，同時這種救濟工作只能救拔人類臨時的痛苦，而不能徹底解決人生的痛苦，然而誰能畢竟救濟人生的痛苦呢？有人說政治可以救世？這種說法，不能說完全不對，因為政治家有其本其救世的精神，以福利人類為己務的去為人民而服務的話，的確可以令廣大的人類，免除一切戰爭混亂的痛苦而坐享其樂的。雖然，但人生與生俱來的生，老病死等苦以及天災地震等苦，誠非政治之所能解決，何況許多政治野心家，藉着政治的權利去禍國殃民呢？今日戰爭的火焰瀰漫全球，所謂烽火通野，民不聊生是誰之咎？還有不是政治野心家給予人類的享受嗎？所以政治非真正的救世者。

有說教育是可以救世的，是的，世間教育有能指導一切學者注重道德改善為善的話，雖然不能解決人生根本的痛苦，亦可減少許多罪惡的禍患，可是當今知識瘋狂時代，大半的學者，都放棄道德觀念，使他們的知識變為瘋狂的知識，所以我說知識是痛苦的泉源，然則，教育安能稱為救世者？

有說科學是救世者，不錯，科學的進步，誠然除解人類許多不便利的痛苦，可是殺人利器因科學的進步也便利得多了，如氫氣彈，在利那間便可滅掉數十萬人的生命，只要我們縱觀世界上無數空前的苦難，就不敢相信科學是救世者啊！

有說宗教或哲學家是救世者，但我們搜閱，古往今來，中西哲人，以及宗教家，雖然時刻不斷地尋求人生的真理以及生命的歸宿，可是結果得不到圓滿的答覆，試問憑何而救世呢？

唯有是政治是教育、是科學、是宗教、是哲學。而又非世間的政治、教育、科學、宗教、哲學之所能及的佛教，才是真正的救世者，因為佛教的政治學，是以仁慈博愛，救世益群為宗旨的，佛教的

教育是以道德觀念，使人人皆能放棄自私觀念，捨己從人的，佛教的科學，是分析眾生生命構造的原理，和宇宙萬物的根本佛教的哲學，是給予人生無上真理的啟示，引導人生走進真理的區域，佛教因為具有以上的優勝特點，凡其他一切學說之不能解決者，佛法俱能作圓滿的解答，所以唯有佛教才是真正的救世者。

五、佛教的救世方法

因為佛教的教主，是一位大慈大悲，大願大行，大智慧的偉人。有大雄則能伏魔，力能濟世，慈能與樂，悲能拔苦，願則不止，行則不捨，智能鑒微，慧能普照，佛陀乘其救世的精神，行其救世的悲願，無難不救，無苦不拔，然其救世的方法，隨機應變本無一定，所謂或以四攝法救濟眾生，救急扶危，恒為眾生作不請友，凡有所作，莫不俱以利樂對方而出發，使一切眾生擺脫現實環境所予給身和心的痛苦。又佛觀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身而為說法，使一切眾生，皆明因果，去惡就善，令眾了達。其實人生痛苦，皆由貪瞋痴三毒煩惱，妄作殺盜淫等業所招致，今欲滅苦果，當先斷苦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如是苦因既斷，苦果不生，至時人生之痛苦不而自了，人生生命究竟的歸宿，人生生命無上的快樂至時不期而自發，這就是佛教救濟的方法，前者的救濟，或為社會人士及其他宗教可以做得到的，但後者的救濟則非其他宗教及普通一般人士之所能為。由此可知，佛教的教理，佛教的精神，佛教救世的方法，較之他教是來得圓滿、偉大、高超，所以世界上唯有佛教才是真正救世者。然則當今戰禍蔓延，人民痛苦不堪，為甚麼不見佛教伸以同情之手而救拔？這些都是佛教徒的失職，其咎不應歸于佛教的本身，而應歸咎于佛教徒，親愛的佛教徒同胞們，我們若了解現實的實情，一洗昔日失責之咎者，當群策群力攜手合作，乘我佛教救世的精神，去推動濟世益群的事業！

重要的，俗話說：「話不投機六月寒。」就是說，不契機的話，縱然再好，也不算是好的。最近一位外國有名女提琴家到中國來，記者問她好久學提琴的，她說她是五歲開始學的，記者又問她你學了好多年呢？這位女提琴家答得非妙，她說學到現在，學了一輩子，因為外國女人（中國人亦如此）最忌說自己的年齡，假使她照直說，五歲學起，學了好多年，這兩者加起來，不就是她的年齡實數了嗎？所以她不直答，而以學到現在，學了一輩子以迴避之。却引起人的反感。

④一直地恭敬地說着。談話時恭敬，即是從我們自己先立一莊嚴之感，此一莊嚴之情與氣氛，即增加談話時之諸多方便和力量。

⑤一直地對聽者存一感恩幫助之情。我們的內心裡，切不可存一他人應該聽我的話的心理，只是對聽話的人存一感恩之情，感激他人拿時間精神來聽我的話，一陣談話後，如從談話中須要我們幫助的，我們要盡所能來幫助他。

七、人間將由愛語之深刻化以開啓人的理性尊嚴

我們處處注意人與人的往來，是應該慈悲的，是愛的，是仁惻的，是自由的，不是恨的，不是殘虐的，不是極權的，不是把人當禽獸的，那麼，我們只要是人，都可以表達人對他人的好意的，那就是愛語，愛語之接待人，只是肝膽以照之心，只是由此心說出幾句柔和之話，不要任何其他的東西，而且這大慈心所發出之愛語，又比任何其他的東西都重要。

正因愛語，可以如此之普遍——人人可作，愛語又可如此之深刻感人——只此心之精誠即是，因此，從我們每一位佛教徒起，我們為感恩佛陀，我們行他的四攝之愛語，我們為覺醒此一時代的人，我們用愛語的初步工夫。從而開闢人的理性尊嚴，以便救每一個人的自己，自立自強，自由自在，不依神、不倚人、不怕神、不怕人，中天地而立，獨自興發，用各人自己的理性尊嚴，做各人自己的人，各位讀者淨安。

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於臺北張廷榮敬啟

簡述佛陀與衆生之關係

謝鳴高。

甲、前言

佛與衆生這個問題，說起來很是容易，用不着多所論列，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佛之所以爲佛和佛救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爲佛能特別注重衆生和憐憫衆生而去救度衆生的苦難，故佛云覺，意即利他，所謂利他，即利衆生，佛要自覺，同時要覺他，佛要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處處以利他爲主，不容有絲毫之自私自利，其與衆生之關係至爲密切，所以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之入世救度衆生，發出「我不度盡衆生，誓不回佛位」之宏願，而爲普渡衆生之苦海慈航，地藏王菩薩之入地獄救衆生，和釋迦世尊之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捨去太子地位而成就爲佛祖去救世利他，即其他諸佛菩薩亦無不以救度衆生爲最大目的，是以佛之四大宏願中，首先列出「衆生無邊誓願度」，而四無量心所云：「願一切衆生具足樂及樂因，願一切衆生永離苦及苦因，願一切衆生不離無苦之樂，願衆生離遠近愛憎平等位。華嚴經云：「不爲自身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所謂：「欲爲諸佛龍象，先作衆生馬牛。」其他諸佛菩薩所說有關救度衆生之語言文字，載在各種經典尤指不勝數，這佛與衆生的問題至爲重要，但世人仍多不察，不知佛之偉大而不發信心仰者固是可惜，即信佛而只求福免禍，自私自利者，亦覺可憐，故這問題，仍有詳論之必要，自非故爲喋喋，想站在宏法方面來說，亦當爲諸大德所共議耳。

乙、佛與衆生的關係

一、佛與衆生的差別

衆生二字梵語本爲「薩埵」，舊譯曰：「衆生」，新譯曰：「有情」，如以廣義言之，舉凡十界

之一切，即連佛與菩薩亦包括在內，因佛與衆生，原皆平等，故佛經云：「佛與衆生，三無差別」，蓋以衆生皆含有佛性之故，如依普通義來說，則所謂衆生，多指在迷界生死之生物而言，因衆生雖然與佛無差別，但衆生爲惑業苦所迷繫，使本來面目不明，便下達流轉之路，是謂「流轉門」而爲流轉之種子，無法自覺，此其所以成爲衆生之道理，如果衆生能發出大智慧，覺悟此身之苦惱，要離苦向樂時，首先不作未來之業因，不作業因，當依斷惑入手，使惑盡而業不生，無業便無有苦，因果之繁因既脫，便可超出三界，不入輪迴，即可以上達佛道，是謂「還滅門」，此爲衆生解脫之定律，由此覺悟自性，便可以回復其本來面目，並可以用其苦行工夫，救度其他衆生，這便是佛菩薩而非衆生了。故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所差者就是覺與迷之不同耳，六祖壇經云：「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又云：「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言哉言乎，再其次衆生因有種種之妄心，而佛祇有一種真心，有妄心便迷，有真心便覺，此亦爲衆生與佛不同之處也。

二、佛與衆生之關係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其關係原甚密切，無奈衆生爲惑業苦所迷而不自覺，佛本慈悲救世爲懷，憐憫衆生之沉淪苦海，故特救度衆生誕登彼岸，超脫輪迴生死，回復本來面目，明心見性，去妄存真，其出發點，純爲救度衆生，並無貪着功德之處，金剛經云：「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其他三藏十二部經典所載佛與衆生之關係更多，可見佛與衆生關係之大，所以衆生之外並無佛，離衆生亦不能爲佛，佛外並無衆生，離佛亦不顯現衆生，此佛之所以救度衆生

其原因在此，佛教之所以偉大亦即在此，吾人之信仰佛教，並非迷信而是正信，亦更在此。

丙、佛對衆生的觀念

一、慈悲觀

佛之所以救度衆生既不是爲貪着功德，又不是有何企圖，亦不是有何住相，然則其觀念果何在？第一就是具有偉大之慈悲觀，因爲佛以慈悲爲本，救世爲懷，憐憫衆生之沉淪苦海，乃發出救度衆生之慈悲觀念，更不生難度和疲倦之心，故有四無量心及四宏願，即在小乘法中，其修行之方便法亦必以五停心爲入手而慈悲觀尤爲注意，至大乘法對於衆生所具之慈悲觀更爲廣大，故佛教之教義第一要崇尚慈悲，因之佛教之目的，在積極方面，是以救人救世，普度衆生脫苦出世的，在消極方面，則在導人向善除惡，建立完整之人格，而無處不本於慈悲觀爲出發點，普賢行願品云：「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觀世音經說：「悲觀及慈觀，常顯常瞻仰」。東初法師在人生雜誌第五卷第一期所著的「無我與大悲」一文有言：「佛教的根本思想就是無我與大悲……學佛的人要是沒有救度衆生的大悲心，即休想獲得智慧華果，故現代政治家，教育家，軍事家，都應當學佛……」這可見佛之慈悲觀重要而偉大了。

二、平等觀

佛教之教義第一崇尚慈悲，第二就是崇尚平等，是以平等觀實爲佛度衆生之重要因素，因爲衆生之自性與佛之自性，皆是同等同量，佛與衆生本無裏賦上之差別，而事實上之所以有差別者如上文所說覺與迷之不同，佛爲衆生之覺者與衆生同具一性

，同出一心，一體同觀，平等無二，故佛之自覺，兼要覺他，自利必要利他，自度更要度他，不是自私自利，不是獨善其身，不是故為高下差別，總期衆生共登覺岸，同脫苦海，此種平等無我之觀念，實爲大乘佛教之宗義，傳心法要有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諸佛圓通，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若不分時祇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中已將佛與衆生之同體同性的平等觀和盤托出，金剛經之一體同觀更足見佛與衆生之平等性，此種正等正覺之平等觀，實成爲佛教偉大之目的，不只可以獲致人類和衆生之平等，並可以促進世界於大同之境域。

丁、佛救度衆生的方法

一、平等法

在佛教中所言之法，即教人覺悟之方法，其法本均爲般若法，且云無法可說，無法可得，以此法原是人人所有，未有所失，何從有得，其所謂求法得道者皆是權變之立名，不過因衆生之根器，本有利鈍之不同，智慧能力更有明暗之不等，故佛乃應機以用而教之，並設不等法以引之，藉此以使衆生對佛發起誠信心，俟其發心之後，再使之聞納般若妙法，然後依法受持，使成佛道，所以諸佛對導引衆生，不得不採用因機設教之平等法，使能漸修成佛，故佛陀之以八萬四千法門來對治衆生之八萬四千煩惱，即是此故，然種種法門不過是破迷顯正之利器，即三藏之經律論亦皆是引導衆生之方法，如果衆生能堅心如法受持，再行授以甚深之「無上法」，這才算是學佛之究竟，故所謂先修後得者，修是修其教法，乃是佛道之輔助，而得者才是自性自度，乃是佛道之根本，故平等法乃是依法漸修漸悟之法，俟機成熟，即能破法覺悟，到那個時期便應用「無上法」以啓導之，其有不施用平等法而運用「無上法」以使之能頓悟者，此非大智大慧之大德高僧不易臻此耳。

二、無上法

「無上法」乃超乎「平等法」上之般若妙法，此「般若」二字，本攝取一切佛法，其要旨爲令空有不著，以合中道第一義，故般若法門乃是最上乘之法門，能令衆生乘之可以直達佛之境界，實爲判分覺與迷之試金石，而爲大乘佛教最精深微妙之「無上法」，大乘教義之所以不離般若者即是此意。大智度論云：「般若若能生諸佛，攝持菩薩，佛法即是般若」。六祖云：「摩訶般若波羅密，最尊最勝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因般若智慧即覺性佛性之所在，非徒以咬文嚼字或見聞言語而便算作智慧，故無上般若之法，實是如來之真道，可以用心性領悟，不可以色相強取，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如果徒憑言語、文字來說法，只是導人人生出誠信心之一段「平等法」而已，佛陀於靈山會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故於語言文字之外藉拈花以示佛性，將本來面目——「自性」和盤托出，表示於衆，惜當時弟子多未能領悟，獨迦葉一人能够領悟微笑，見性自悟，故能以心傳心，心心相印。又佛陀於祇園會上說法，原是利用語言文字說的「平等法」，但同時密意審察大智慧之弟子須菩提，而另外密傳其「無上法」，須菩提已能領悟，此乃運用顯微表裏兩面以方便智說方便法，即是以「無上法」爲主，而以「平等法」爲副之兩面方法，實是佛陀之無上大智慧因機救世緣設教之妙法，然因是法乃啓悟各人「自性」之法，須靠各人自性自度，故金剛經又云：「非法，非非法」，和說出：「無有定法如來可說」，其理即在於此，又於此來傳法當其能領悟者立地成佛，其不能領悟者須加漸修，其間分爲遲速，而其所以領悟者一也，故六祖云：「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意即如此，不過頓悟多屬「無上法」而漸修多屬於「平等法」而已，此外有所謂「有爲法」與「無爲法」兩種，此乃佛菩薩之以六度萬行來對衆生所行布施之法，而非佛

菩薩對衆生說法傳法之法，因佛菩薩以發大悲心憐憫衆生苦難，離開清淨無爲之安樂土，深入濁世苦海作千百萬億他身來救度世人，這雖是有爲之行，然其內中並不存能度和所度之心，這就是不住無爲，內存爲而不住之心，外現事必有爲之行，無爲不離有爲，有爲實在無爲，無爲而爲，爲而無爲，能所兩忘清淨無比，故金剛經云：「無爲福勝」，意即如此，因仍與本文有關，乃順及之。

戊、結論

佛與衆生之關係，既如是之深，救度衆生之宏願，又如是之切，吾人亦各爲衆生之一，自應感佛恩之浩蕩，誠心歸依我佛，以期破迷生覺，得道成佛，同時更當遵照佛之四宏願及四無量心去救度衆生，衆生無盡，我願無窮，以期能够達到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與自度度他之偉大目的，如是方能宏揚佛法，普度衆生，成爲一個真正救世利他之虔誠佛弟子，完成佛的偉大人生觀，而達到佛之境界，當此大陸沉淪，共匪肆虐，同胞受苦，世界遭殃之際，更應本我佛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精神，去拯同胞與衆生出於苦海與水深火熱之中，方能盡了佛徒最大之責任，願共勉之。(完)

(上接十八頁)

我們亦將感謝你們，用我們的(佛教的內部)合作，精誠，虛心。

在另一方面，我們應鄭重提供佛教界人士注意此一發展，並坦誠地說明，除了我們同意「基督敎朋友」的友善，諒解；而我們所不欲的，便是我們不希望他們以「唯物辯證法」所演繹的「統戰策略」，加諸於我們缺乏政治覺悟的敎友心靈間。(但願我的說法錯誤！)我們亦不願最近外間不著作認爲共產主義發源於「上帝天國」的說法。我這種想法也許有違「景風」諸位牧師、博士們的善意，但我不得不說出我心目中所有的，我們固不希望世界上各種宗教在一個教條下安眠，我們所需要的乃是沒有色彩，沒有謀略，沒有詭陷，相處於一個現實的世界。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禪學大成第六冊凡例

本書第六冊收載圓通大應國師語錄三卷，繡門寶藏集三卷，大燈國師語錄二卷，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一卷，大覺禪師坐禪論一卷，夢窓國師語錄三卷，圓滿本光國師見桃錄四卷，永源寂室和尚語錄四卷，都八部二十一卷，當於原編第二十一卷至第二十五卷。

圓通大應國師語錄，一名「南浦錄」。寬錄錄倉建長寺第十三世，勅賜圓通大應國師南浦紹明和尚之語要，在日本臨濟派中，為最能闡明宗旨之要籍，與大燈語錄，皆為日本臨濟之正法眼藏，於機鋒峻峭之中，自藏有一脈春風，足以啟諸眼衲子之慧目。日本南北朝頃，即應安五年，國師法孫宗興和尚初開版，今流傳極稀。德川時代，國師十三世法孫江月玩和尚於寬永十八年再版。延寶二年，京都澤田右兵衛復刻，近代編入縮冊大藏經及禪學大系，今依寬永本。

繡門寶藏集，日本德川初期名僧勅賜定慧明光佛頂國師撰述。就華竺諸經論祖錄中學道心得之格言，分類引用，以為參禪者之龜鑑。所說懇到，恰如憐兒忘醜，以為日常服膺之辦道指針，無過於此。國師滅後，寬永十三年，門人惠詢和尚初為續版流布，至寶永間，其版罹池魚之災，歸於烏有。至安永八年，良哉和尚等再版，行於叢林，今依安永本。

大燈國師語錄，日本京都紫野大德禪寺開山，特賜大燈國師宗峯妙超和尚一代語要。與大應語錄，皆稱臨濟門下之正法眼藏，足以窺見真髓。為日本禪宗語錄中，究明宗旨之要籍。其內容：合大德寺初住語錄，太宰府崇福寺語錄，大德寺再住語錄，及頌古、拈古、行狀以成。皆為窺見國師思慕與

禪風之最佳資料。舊版燬於應仁兵火，殆已不傳。今據德川時代元和七年江月和尚再刊本。但再刊本三卷，其中一卷為參禪語要，今略之。

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略稱「息耕錄開筵普說」。為日本近代禪林巨擘，正宗國師白隱和尚元文五年春應衆請開講虛堂錄時，提議參學之徒普說一篇。寬保三年上梓，卷末附禪師之息耕錄評唱刺語一篇，輯錄者為侍者東胡，開版者為駿州原驛松蔭寺文忠。息耕乃徑山虛堂和尚之尊稱，息耕錄即虛堂錄之別稱。本書寬保開版以後，安政七年再版，又收錄於白隱廣錄，禪學大系。是錄於白隱直截為人方法，古今未有之言句，作無遺憾之吐露，最易知禪師之機鋒與其惡手腳，日本臨濟門下，到處提唱，今據寬保初刊本。

大覺禪師坐禪論，日本鎌倉建長寺開山勸諡大覺禪師蘭溪道隆和尚著，綜禪法最初流傳時之撰述。雖僅一小冊子，而為參禪學道者說其用心，頗為懇切，與曹洞宗道元禪師所著普勸坐禪儀並稱，為臨濟禪徒日用進修之警策，至可寶貴。卷末附大覺禪師省行文，大慧禪師發願文及中峯和尚坐禪論三篇，以資學者參考。而本書舊版殆已無存，祇有德川時代寬永二十年秋刊行一種，坊間傳布極稀，今據此本。

夢窓國師語錄，具名「夢窓正覺心宗普濟國師語錄」，收錄日本京都天龍寺開山夢窓國師疎石禪師一代語要。上卷載京都南禪寺，鎌倉淨智寺、建長寺、再住南禪寺、洛之天龍寺、再住天龍寺等住山語錄，下卷收陞座、拈香、小佛事、佛祖贊、自贊、偈頌等；附錄一卷，西山夜話，臨川家訓，偶頌拾遺、祭文、疏、法語、發願文等。是國師在世時門人等編輯。與佛光國師語錄，皆足以窺佛光派

之面目，且涉及當時史料，亦極重要。足利時代貞治四年，藤原德更居士初印行上下二卷，至德川時代慶安三年，增附錄一卷，元祿十三年，增拾遺、年譜一卷，今據慶安本。

圓滿本光國師見桃錄，略稱「見桃錄」。別名「大休錄」或「靈雲集」。足利末期之禪界明星勸賜圓滿本光國師大休宗休和尚一代語錄。在關山派下許多語錄中，識見之高邁，說示之溫雅，機鋒之峭峻，文彩之典嚴，無出本書之右者。初由國師之侍者等輯錄傳世，所在鈔寫秘藏。德川時代享保十年，師之遺孫等相議，集諸家所藏十數本，一一校讎，質其傳寫，改其誤謬，補其脫漏，刪其重複，編定四卷，延享五年，在妙心寺內靈雲院開版。集京之妙心寺，駿河之臨濟寺，尾之瑞泉寺住山語錄，偈頌、追悼、詩、像贊、自贊、道號頌、立地、拈香、秉炬、掩關、預請之秉炬及附錄以成。書名見桃及靈雲，俱國師燕居院名，而基於中國唐代靈雲山志勸禪師見桃花悟公案。所有言言句句，於臨濟開山之宗旨舉揚無遺。隨在窺見國師之具眼與風藻，知其如何濟度多多衆生。今據延享本。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略稱「寂室錄」。輯錄日本近江永源寺開山寂室和尚語要。和尚為當時詩文名手，本錄不問如何宗派，為僧俗所樂讀。日本禪林語錄中，如本書流布之廣者甚稀。卷一卷二收偈頌、佛僧贊、自贊，卷三錄小佛事及書簡，卷四法語及增補，終以佛頂國師（一絲）所作寂室和尚行狀，是皆可以窺見和尚崇高之德風與卓絕之文藻。和尚滅後十一年即水和三年，僧性均初刻二卷本，其後寬永二十一年再版之際，添附佛頂國師所作行狀。又於元祿十年加頭注，名「頭書寂室錄」，刊行四卷本。更於寬延四年，將元祿頭注本，改為冠注出版。此外有寬文元年刊三卷本，正保二年刊二卷本，享保元年刊二卷本，今據寬延本。

獨身生活在修道中的重要性

陳師潛



獨身主義為佛道兩教和天主教實修者的傳統思想，此一思想由理論付諸實踐，在上述三種宗教徒的心目中，各有其不同的看法：天主教不婚的目的

在保持聖潔；道教不婚的目的在固守童真；佛教不婚的目的在實證真如。理論雖各紛歧，但希望由獨身生活獲致精神和人格的昇華，初無二致。天主教和道教不屬本文範圍，姑置不論。佛教戒律嚴禁出家僧尼嫁娶，四十二章經云：「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攪之，衆人共臨，無有睹其形者；人以愛欲交錯，心中濁興，故不見道。汝等沙門，當捨愛欲，愛欲盡，道可見矣！」慈航法師著提心形釋疑篇認僧尼不婚是遠離污染和祈求寂靜的行爲，實即根據上項經文推演而出。

欲探究斷除愛欲的真正原因，當從男女性生活如何妨礙道業方面着眼。

守培法師紀念集引據佛經言：「般若如大火裂，四面不可觸，觸即焦爛爛額。」的確！人類生理和心理有着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腦神經銳敏者對於客觀事物容易發生刺激作用而呈現特殊的感覺。讀過三國誌者曉得魏武帝行軍有過望梅止渴的故事。未睹其梅，未嗅其梅，但憑聽覺一言半語的暗示，即能誘導萬千征人發生生理變化。這種無事實而能反映於形體方面的感覺，在具有高度般若火的人，尤其易於顯現！從而可以窺知焦爛爛額一詞寓意所在。般若不僅是智慧之火，（指遠離分別事識的真如正智）也為大乘六度最高的一度。凡曾涉獵經典者誰都知道有一頂聖眼天生，人心餓鬼腹，畜生膝蓋離，地獄脚板出一偶，（此偶分見慈航法師菩提心影，印光法師嘉言錄及默如法師八識規矩頌等

說）熱氣直透頂門者超凡入聖，由脚板出必墮地獄，熱氣凝聚的部位為四聖六凡受生趨向的標誌。故此傷和殺若火聚一語，在立論的原則上，有其一致的共通性；而焦爛爛額為般若火發展至相當程度自裡透表的徵驗，可在這裡獲得明確的認識。大乘般若和小乘般若法名詞的詮釋不同，前者是智慧和火性合一的產物；後者不含聖智的意義；而其借重火性以達到頂聖眼天生的目的，並無差別。四十二章經謂阿羅漢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住動天地。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認為罪業消滅者始有夢中騰空的境界。飛行和騰空都必借助於般若或三昧智火的力量，自無置置餘地。小乘聖者灰身滅智和釋尊當年自運三昧火焚屍遺體的舉動，皆為高度火性具備特殊功能的充分例證。人類性行為為引導熱氣透出脚板的最大原因，釋尊不許僧尼結婚的勸機，實在於此。般若法除為入道法門之一以外，對於未證漏盡的凡夫，在三世流轉生死的過程中，還有下表的果德：

惡道——生人天一位不退
離貧窮——生貴家
形殘——諸根具
行不退——優位
淨名疏（見成唯識論）

火象徵著人類青春的活力，儘管般若火和通常的火有本質上的區分，而其向上的性能可說完全一致。自天體運行、細胞活動，以至電子環繞原子運轉，在上顯運動為宇宙一切生命延續的共同狀態。自工業革命以還，火幾乎成為一切機械動力的源泉。四、五世紀希臘哲學家黑拉克勒特以火為一切生滅變化之根源；而龐彼多克則認為宇宙是地水火風四元素之集散離合，和佛教的義理，約略相近。唐代會一度傳入中國的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即祇教）認宇宙有陰陽二神主宰一切善惡，陽神掌管，陰

神管惡，火是陽神的象徵，故祇教以拜火為其基本教義。此一崇奉火神的膚淺理論，在佛教徒看來，雖覺幼稚可笑！但上升的火性比湛然凝碧的死水活潑崇高，已為不爭的事實。光是熱之徵，二乘聖者身光一尋，可說是火性燦爛光明的表露。佛學教理以緣生法為中心教義，對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的性質，本不注重。男女的結合為羣肉一致的行爲。佛在世時，阿難尊者受摩伽女蠱惑，幾毀戒體，釋尊使用咒術前往攝護。阿難既歸，釋尊為說楞嚴經，特別強調淫戒在修道上的重要。主要告誡有：「潤濕不昇，自然淪墮！」和：「修禪不斷淫欲，如蒸砂為飯，經為千劫，終必無成」等語，不容阿難權宜結婚，改修其他法門。可見依附形質的精神，雖不為崇信理念覺性的釋教所明白倡導，然形質和精神互為影響，精神和覺性互相關聯，精神的昇降在修道中仍隱約佔着很重要的位置。釋尊三十二相離是多生修行果積的狀態，然「陰馬藏相」未始非實行深般若斷除淫習的結果。

唐開州刺史李嗣向梁山問道，山答以：「雲在青天，水在瓶」。李悟、述偈云：「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水有三態，汽體為雲，液體為水，固體為冰。近世西班牙哲學家威為斯認物質的分量始終不變，熱使物質膨脹，使物質稀薄，為一切生命及運動之源；冷則使物質收縮凝固，而為固定和靜止之源；宇宙之生存和變化，即是由此兩種原理之不斷衝突。此段理論，可以解釋雲和水的本質變化現象及其作用。就佛經講：雲等於空（無得義），水等於色（有質得義），心經即空即色和即色即空之義為一物之二種形態，而般若以性空為解脫德，（性空非撥無因果）於此可獲得明確之答案。人類靈性乘般若火獲致昇騰流通，以達到去住無碍的解脫目的，與水遇熱化蒸氣上升為雲，實具同一原理。釋尊「潤濕不昇，自然淪墮」兩語，與此亦頗暗合。淫欲能使火性下降而至於消滅，為導使人類靈識墮落惡道的誘因，僧尼不婚的內在意義，當不外此。

畧談佛教的心識論

楊白衣



佛教雖然反對了邪因說，一因說，無因說，而建立了因緣論；但因為把它求之於一心故，唯心的傾向就非常濃厚了。在原始時代，並無所謂唯心論，不過是「由心說」而已。換句話說，就是一切法皆由我們的心而來決定的。例如無我說，也並非否定了心，而是否定了我的實體而已。從佛教根本義的十二因緣來說，我們現實的人世間（依正二報），是由無明行而來的。那麼，無明行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不用說，這是一種混沌黑暗的心動力，而決非物的東西了。這就是在無明行之後，置識的理由。要之，無明行是：「沒有自覺的自身。」

十二因緣的組織，得說是孕育一切佛教哲學的根源，若把它連接於發達佛教，將生死的原因，求之於「取」（執着）時，則為業感緣起論；遂向「愛」時，即為愛欲緣起論，再遂上「識」時，便為唯識緣起論；再進一步求之於「無明」時，即為無明緣起論。如果再進一步推求無明的根源，那麼它就成為：唯心緣起論或真如緣起論了。當然祇以十二因緣論，是無法來說盡一切大小乘的佛教的，但佛教的最後歸趣，仍無法離開「無明行」的，所以十二因緣，是整個佛教的重要課題。總之，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在於如何觀無明，並且要如何處置無明，這是值得研究的。

如上所述，佛教雖有唯心的傾向，但在阿含經的思想中——由情、塵、識三事和合而生出染法的

思想——對於情識的主觀世界，復容認有塵境的客觀世界；又我空法有的思想中，同樣亦容認有客觀的法，是沒有唯心傾向的，寧可說，十二因緣的組織是：於客觀世界中的一種生滅的流轉因緣。打破了這種主客兩觀劃為一圓，並創出唯心說的，大概是從華嚴經「三界唯心」的大膽宣言吧？經說：「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十二因緣分，皆由心。」到底回轉十二因緣的一心是什麼呢？關於這些，看其解釋如何，就有賴耶緣起論與如來藏緣起論二種說法。自「由心說」開展至「唯心論」的過程中，必須經過的就是「般若」的空門，老實說，這是大小二乘的重要關門——分岐點。

在小乘佛教，色法與心法雖然是對立的，但由於通過般若的空門，這種對立便可解除了。那麼，色心二法的差別被撤除後，其所成立的統一體究竟是什麼呢？這當然既非色法，亦非心法了。這種統一體，依「般若」的解釋，雖然未超過「空」的範圍，但若把它強名，可以說是「一種心」了。華嚴的一心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在小乘佛教中，對立色法的心法，由心理學上分析為六識，這是自原始佛教以來，一直到龍樹時代的通則。龍樹為要操棄一切的差別相，以其精透的論法，肯定了時間、空間、因果等不可得的理由，而且更使色心劃為一體，主張：「離開了心法，色法不能獨存；同時離開了色法，心法亦不得獨存。」如此，他空了一切的差別法之後，更把它推進到統一體，這就是華嚴經所說的一心。例如：解深密經的阿賴耶識，和勝鬘經的如來藏，不外都是這種一心的解釋。我人雖然無法斷定孰後孰前，但要把它視為：由一至他，不如把它視為同時出現的思想，還較為妥當些。楞伽經就是把此二經的中心思想——阿賴耶識與如來藏，為一致的一體兩面觀。阿賴耶識的思想出現後，六識說發展至八識說、九識說。由此可見心識論是始於六識說，而進至八識、九識說的。因六識說，龍樹也曾說過，所以不能說它就是小乘佛教的說法。

六識本來是通貫小乘佛教的心識論，但到後來却成為部派佛教中最有力的一派（有部），而佔了五位七十五法中的一位了。五位就是：①色法、②心法、③心所法、④不相應法、⑤無為法。此中心法是六識的總稱。有部在五位的順序中，最初舉了色法的理由是，因為它把色心視為對立的緣故；但唯識宗就不同了，它却把心法置於初位，認為一切是由心所造的。六識就是：眼、耳、鼻、舌、身的五識——五種感覺，加上其統括的第六意識。這雖有六種不同的識體，但其中心還是同一心王故，有部以六識一猿來譬喻其關係。

八識說是將一切還元於唯識而成立的。就是將一切根本的阿賴耶識，染淨根源的末那識，和能分別的第六意識，以及為感覺的前五識等八種合起來的。惟八識說的成立過程，也許從六識說，先達到三界一心的阿賴耶識，然後才生出末那識的思想的。因為在解深密經中，第七識的思想不但未顯明，即對於阿賴耶識也給與阿陀那識的名稱。這在攝大乘論則不然了。在此阿陀那識一面為第八識的異名，一面却兼有第七識的作用。這在真諦的轉識論，阿陀那識即為第七識。如上所述，對於第七識的見解，有如此的不同。八識的建立，並非從六識進至第七識，然後達到終局的第八識，而是從六識說、進至阿賴耶識，然後才漸次明白第七識，圓熟為末那識的。第七識也許就是一般所說的根本無明吧？換句話說，就是十二因緣中的無明。它的為第七識，而被攝於八識中的理由，大概是由宗教要求而來的。蓋第六意識，是意識一切善惡的識，而第七識

（下轉廿一頁）

美國譴責「全國教會聯合會」

莫正喜寄

——本文係摘譯自「美國非神職基督教徒公會」所發表之文件，該文件題為「全國教會聯合會紅色到什麼程度？」——

（中央社譯稿）美國全國教會聯合會，在它所發表的很多正式聲明中，曾攻擊自由企業，資本主義以及美國之生活方式，並曾極力鼓吹社會主義。

該聯合會於一九三二年在一項正式報告中說：「基督教之理想主張衷心支持一種計劃經濟制度：它要求在基本方法上以合作代替競爭。」

該聯合會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城舉行的一次全體會議中，一致通過這樣一項社會主義信條：「教會應擁護社會設計及信用貨幣制度與經濟方法之管制。」

翌年，一九三三年，該會正式宣稱：「惟有以互益及善意之動機盡代私利之動機，才能滿足基督教徒之良心。」

自那時以來，該聯合會之態度未曾改變。此種反自由企業及反利益之態度仍然為該會之基本政策。他們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克利夫蘭再度攻擊私有財產權為一種極端之自由，並謂：「在我們的經濟措施中亦許需作許多改革。這些改革之方向可能在於實行比我們戰前的制度性質更大的社會設計及管制措施。」

受該會控制且出席者多為該會重要人物之「世界教會聯合會」，於一九四八年在阿姆斯特丹通過下列議案：

「基督教會應拒絕共產主義及放任的資本主義的思想。」（註：最初通過之議案並無「放任」字樣。翌日於各方開始傳來大量不利之反響後即加添此字樣以「淡化」該議案。）

這些只不過是略舉幾個例子，它證明美國教會聯合會信仰，傳播及擁護社會主義，且完全反對美國（及基督教）的「個人自由」制度。

「傳佈福音」勾結共黨

共產主義是唯物論，無神論而又極力反對基督

教的。它不僅是不信神地否認上帝的存在；更且好勇鬥狠地推行一項猛烈而邪惡的教人憎恨上帝的運動。幾乎難以想像的是傳播基督教福音的傳教士竟被發現親暱地與共產黨徒勾結，並對共產黨組織給予援助及便利——然而他們的確如此，而且是數以千計。

數目很大的一些屬於該聯合會的傳教士曾屢次播說共產主義是一種前進的民主主義型式；說它是我們的社會向前進步中的值得期望的次一步驟；說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是「新社會秩序」且兩者較資本主義更趨近真正的人類友愛；說它們使我們更接近實現基督在「登山訓衆」（按見馬太福音五——七章）時所表示的理想；並謂蘇俄是一片所有社會及經濟問題已經解決，及不平等，貧窮與匱乏已經消除的地方。

除若干熱衷於該聯合會份子無疑地係屬共產黨黨員外，那些曾積極援助及慫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人大多數為共黨之同路人而非為共黨之實際黨員。

然而，應該記住的是，共黨的同路人對美國之危險性較諸公然之共產黨徒益甚。一般說來，對邪惡而劣賤的共產主義運動予以崇敬的便是他們，將無辜的人及易於受騙的人帶進共產陣線的便是他們，沒有這些人的援助，鼓勵及財政支持，該陣線便不能生存。一般說得好，一個共黨同路人便是一個缺乏勇氣的共產黨份子——他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但不敢公開參加共產黨。

根據我們的法理，一個援助及慫恿犯罪者的人，其罪與一個做下明顯罪行的人同等。任何人，不管他是牧師抑或普通人，如果明知故犯地援助及慫恿美國及基督教之憎恨上帝的敵人，便與一個共產黨同樣有罪及同樣違反美國利益。

廣大激底顛覆組織

美國海軍情報處於一九三五年報告說：美國教會聯合會是一個顛覆組織，它是一些最強大組織之

一，「這些組織雖不公開擁護共產黨的『暴力』原則，但却予共產主義運動及共產黨以援助及安慰：它是一個龐大激底的緩靖主義組織，並可能代表著美國二千萬基督教徒。然而，它的領導階層是由一小羣激進份子組成，這些人主宰著該組織之政策。它對於任何對國防不利的事總是極端活躍。」

自那時以來，該聯合會之活動及政策未曾絲毫改進。

「難道二十世紀以來最大的事件不可能是蘇俄革命及其對人類福利所具之一切意義？」（此為戴維斯教授之言論，他久為該聯合會核心人物之一。）

「我深信如果一個人必須在一個其工業生活之動力為自利與私益的社會中作其活動，則他便不能是一個基督徒。」（此為卡本特博士之言論，他任該聯合會之教會及合作社主任。）

「競爭之原理似僅屬一種部份已俗化的原始自私的化身。」（此為該聯合會秘書長卡維爾特在「一項該聯合會之正式刊物中所發表者。」）

「當西方世界正掙扎於一種不公及競賽性的秩序中……上帝即出面假手於蘇俄共產黨以產生出一種較公平秩序，及向懶惰的教會昭示教會在其自身福音中所已錯過的東西。」（此為該聯合會所支持的佈道家瓊斯的言論。）

「基督教不是一種適合今日的宗教。」（此為一九三九及一九四〇年任該聯合會之研究委員會委員及編輯之林德曼之言論。）

「自沙皇時代以來，蘇俄在經濟上及政治上正在進步及茁長，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正在挨餓及走下坡路。」——華德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一項廣播中所稱。

提防不誠實的否認

在過去，每當與該聯合會有關的惡名昭著的共黨同路人遭受抨擊時，該聯合會即發表措詞含糊的聲明否認被抨擊者與該會有關。他們甚至狡猾到採取一種憤怒及抗議之態度謂麥康納爾主教與該聯合會無關係。而實際上麥康納爾主教却曾擔任該聯合會主席多年，且更曾多年為該聯合會核心的領導份子之一。

錄自四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青年戰士報

敵與友

·上官慧劍·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翻閱到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出版的兩期「景風」不定期刊物。

他們文字所表達的情意，如此友善，溫和，不禁使人聯想到他們過去加於我們頭上「肉搏戰」的作風突然改變，而產生一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覺。

由於他們的友善態度，他們突如其來的，「退一步進兩步」加於我們感覺上的親熱，於是突然打動了我們此間一位「××法師」的出家人底心，而不由自己地心花怒放，受寵若驚，發表一封「嘆為稀有」的信，向「景風」所揭示的旨意搖旗；這也難怪，我們有些心地純潔的年青朋友，為他們的殷殷切切而扣動心扉。

但，朋友們不要誤會我對他們的友善態度，有所排拒。我所奇怪的，乃是他們的友善並非出於天性，乃是經過他們「宗教研究社」研討出來的結論。並且他們一再說明我們過去對他們仇視，攻擊，懷疑；而把基督教描寫成「充滿自我矛盾的暗昧教訓」，我們把基督教描寫成「充滿自我矛盾的暗昧教訓」，「懷疑他們的道德價值」，說我們以各種膚淺的哲學根據去和他們爭論，而不予他們以積極的評價和了解。為了轉變彼此間種種所謂「誤解」，所以他們先其實際行動，推出了「友善路線」。

請彼此間的友人們注意：我們對於「基督教兄弟」所加予我們這些片面的說法，並未忘懷，亦無任何入提出解釋。以過去歷歷可數的行為作證，（我們都有根據可足證）我們以為他們所提出的這些欠友善行為（抽象的），並非是因為佛教徒忌恨他們所謂「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入世主張」（見景風創刊號P二六），所產生的敵視，而是由於佛教徒的工作被妨害，道場被攻擊，而產生的應戰。

因此，我們希望「道風山」的「中國宗教研究社」各位神學博士和牧師們不要忘記，你們「蒙主恩惠」的教友，亦曾過份失禮。

我們既不存心誣構，亦不憑空捏造事實，當你

們的教友以不可忍行為妨害到我們工作時，我們的心情亦正如你們不得不接受我們起而自衛所加予你們心理上的紛亂一樣。我想，煮雲法師的「佛基比較」一書，實係迫於自衛因素的產物，而不該目為片面的毒刺攻擊！

你們是為你們的主耶穌而工作，你們希望全世界人類都歸順上帝，這也是你們研究中國宗教的內涵；而我們為佛陀獻身，亦有意意欲將全世界人們結緣於佛法，於是在中國，你們遭遇到我們。於是「近年來中國佛教擴展，及其文化工作」——基於不同宗旨的理由——引起你們嚴重的關懷與注意。你們刊物除開對於儒家文化有部份討論，（乃起因於董顯光駐美所發表的反儒文字，及牟宗三等四教投的「文化宣言」），有主要部份，則是煞費唇舌的討論佛教。

你們討論我們內部人事問題，文化現狀，以及佛教史的興衰；雖然你們一反過去強項作風，說許多好聽話，對於我們的短處，也客客氣氣地揭發，甚至也夾雜着「促使中國人更為抵制佛教」，「佛教根本是否定人的真實存在的，儒家及佛教是絕對的錯誤」這一類話，顯然在友善的縫隙裡，你們並未忘記你們堅定的立場。因此，你們在檢討工作時，便用了許多「第一線」，以及「戰鬥」的字眼。

關於我們的短處，我們是毋庸諱避的。但你們對於「佛教」為「研究而研究」的工作，下了如許多工夫，精力，甚至把你們的刊物搬運了臺灣每一個佛教團體，以及教知名的佛教人士，綜觀你們的苦心，是要使我們從心理上認為你們無惡意，讓我們忘掉以前種種，而對你們更有所「諒解」。

基於研究學術文化的觀點，我們可以有一部「新舊約」以供你們的探討，事實，佛教界知識份子，大都是研讀過「新舊約」的，不祇祇有。但我們亦希望「基督教兄弟」，對於唯識學，楞嚴，法華，金剛經，及三論等理論佛學，作深一層的研究。對於你們所謂「應機一般知識水準稍淺」的淨土宗學理亦應加以討論。在形式上，我們的念佛，和

你們整日地禱告上帝的學理並無不同，但在心靈境界上，則顯然有不同的差異。

你們的紀里瑪博士所謂「你們不僅需要朋友，也需要敵人……」在假定中，你們顯然以我們作標靶，是你們的敵人，以供你們「在敵對言論中，將告訴你們什麼是真理」。這一點，我們極其同意，基於研討真理，我們可以作文化的友誼交流；但我們不一定在敵人刺激我們的時候，才使我們注意真理。此正如人類世界，如一日有對立的存在，則世界將永無寧日。所以我們要友善，在宗教聯合上，應反對危害人類的行為，而永敦於互愛，在同為人類的基點，我們無需乎借助敵人。

從你們這兩期刊物的討論文字裡，歸納出「基督教」不僅將演化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亦將善意地否決其他文化底價值。雖然在形式上你們以研究中國各種宗教為標的，而你們主要的對手，則為佛教。不錯，為了改進我們工作的方法，確有些地方採用你們所謂「學習你們的傳教方法及技巧」，但亦基於使人類走向真、善、美的精神領域；而不是向第一線進軍，戰鬥，向否決歷史文化的反動面。為了進一步學習你們對於中國宗教研究的熱情，我們也將建議「今日佛教問題座談會」擴大為「今日佛教中西宗教文化研究會」，以向我們的「基督教兄弟」看齊。

在「今日佛教」第六次座談會上，曾以「佛教對其他宗教應採取的態度」為題，研究了我們各宗教間面臨的問題，經過綜合與歸納，我想你們將會發現，我們對於「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並無絲毫惡念，及類似攻擊，仇視的企圖；此將足以證明我們的基本觀念，是以「人為本位」來對待朋友，而非以「神為本位」對待異己。

現在，我們將可看到，你們過去所加予我們的，而正為你們所忽視的不可忍行為，均將隨此一新的局面，告一結束。至於你們能費盡工夫搜集我們的資料，問題來分析，討論我們，這給我們不小的驚奇與謝意。

（下轉十三頁）

錢之歌

管天



錢，是一個通俗的字；但它對於人生的影響，卻是重大無比，複雜萬分。差不多每一個人天天地想念着它，每一個人的生活都要受着它的操縱與擺佈。

大家拼命地追求着錢：是為了錢可以給人帶來快樂和幸福；但正由於追求錢的人太多了，就往往發生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的現象；結果反而給人帶來了悲哀和災禍。於是，一般人對於錢，便不免產生兩種極端的觀念：

第一種認為錢是萬能的；「錢能通神」，「有錢萬事足」，「有錢能使鬼推磨」，「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床頭金盡，壯士無顏」……第二種認為錢是萬惡的；「錢能搬弄是非，顛倒黑白」，「錢山壓死人」，「錢海淹死人」，「人為錢死」……

以上兩種看法，在表面上是屬於極端的，但在骨子裡卻是一致的。正因這兩種極端的眼光相為互應對照，才越發把錢的身價與威力給提高了。其實，錢不過是人類滿足其生活需要的一種媒介或者工具，它對於人的貢獻或效用，說穿了也真是有限而簡單得很。人類生活上的需要非常廣泛；能夠用錢買來的不過是其中最

小的一部份而已。我們看了有些腰纏萬貫的人，照樣如座愁城；我們又看了有些寒賤之家，反而因為錢太多了，演出許多難解難分的家庭糾紛；於此就可以證明：一個人的錢多了，如果超過了需要的限度，那多餘的錢，實在毫無用處，等於沒有。那些終日為錢拼命或視錢如命的人，真是愚笨不過。有一小部份人，把錢看得很淡，但他卻能夠得到更多的愉快；這種人的幸福屬於自己，決不受錢的操縱；這種人生是值得歌頌的。但，話又說回來，真能夠把錢看作身外之物而無動於衷，也實在不太容易。譬如本人，就向來瞧不起錢：嘴上是常常這樣說，心裏也常常這樣想，而且也真過從未為了錢的事情和人爭執過。只是，有些時候，在錢的方面甘心願意，大大方方的吃過了虧以後，似不免想到：「這是我自己吃虧了。」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我簡直不能自解。因此，談到錢的問題，在我筆下仍不易寫出一個確信不疑的結論；只好寫出這首確信不疑的結論：錢啊！

多少人向你微笑，
多少人向你折腰；
多少人為你瘋狂，
多少人為你顛倒。
您能給人們幸福，
也能夠給人們煩惱；

有人說你神通廣大，
也有人說你罪不可饒。
只有我頑固的這枚毛錐，
總是把你看得非常渺小。
但是，
每當我俯案提筆，

也常是爲了千字三十，五十元；
乞求你的關照。
於是，
我懷着矛盾的心情，
爲您寫下這一首歪歌，
還請你不要見笑！

虛榮是不快樂

法宣

有一位東方的國王，以其賢明而名播四方，但他每天不得不接受一位親戚的怨言。此人名叫伊洛納，出自名門；他身膺王國主要之省的總督。他本來心地不惡，但爲虛榮與奢侈的生活所腐化。他性之難忍實爲世所罕見，故亦無人再敢與他抗辯，他比孔雀更虛榮，較之任何龜龜猶懶惰。他渴望的是赫赫的聲譽與無盡的暢樂。國王爲矯正其錯誤，而採取了如下的一項措施。

他派遣了一個樂隊指揮，二十四名樂隊的隊員，十二個歌手，一個庖廚長和六名廚子，外加四個侍從官，叫他們不可離開伊洛納的身邊。國王這一命令是必須絕對服從的，大夥也必須依照他的命令行事，而且這一切就如此進行了。

當總督於第一早晨醒來時，樂隊指揮率領他的隊員和歌手走進他的寢室。現在交響曲開始了，這一個虛榮的人浴在讚美的交響曲中，足足有兩小時之久，當音樂欣幸地結束後，一位侍從官繼之以長篇的祝辭，其中尤其強調總督良好的性

情與優越的地位，其實這與他完全是相反之詞。接着他在樂隊引導下前往用餐。這頓豐美的正餐足足化了三個小時。隨之伊洛納進行談話，第一個侍從官說：「閣下（對王族之尊稱）之所爲與所言並無乖謬。」他方閉嘴，第二個侍從官立刻接腔喊道：「閣下之所爲與所言永遠是正當得體的。」他們倆的話逗得其他的侍從官大笑起來了。

餐後，樂隊又開始演奏。

總督似乎對這第一天的生活奇妙極了。他以為這是國王酬勞他的功勳。當第二天如法泡製時，他已感覺不如昨日適意；第三天他覺得這是一種痛苦；第四天不堪忍受；第五天更感覺是一種刑罰而不勝苦悶。這樣真使他煩悶和神經衰弱，因爲他每天在同一時間聽到頌揚，說他之所爲與所言永遠是正當得體的。于是他親往覲見國王，並哀求把侍從官，樂隊與廚子召回去。

他誓言從此以後不再虛榮，並因此而勤勉從事，以後很少慶宴，而成為一個很幸福的人。因爲東方的詩人說過這樣的話：「欲永遠享樂者全無樂可享。」（譯自西柏林快報）

我的希望

謝冰瑩



一隻母雞帶着一群小雞和一隻鴨子，一隻白鵝，同住在一處風景幽美的農場上，牠們雖然吃得很飽，玩得很好，但老是感到不滿足，牠們是這樣自高自大，看不起其他的動物。

有一天，牠們三個聚在一起，談起各自心中的苦悶：「我的聲音太難聽，希望有一天我能叫出像吹笛子一樣美麗的調子就好了。」母雞說。

「我也希望有一隻像小燕子似的，纖細的小腳兒，我這雙大蹼，實在太難看了。」鴨子接嘴說。

「我最討厭身上有這麼多的羽毛，農婦常常來找我麻煩，拔掉我的羽毛來做枕頭，如果我一根也沒有就好了。」白鵝說完，悲哀地抬起頭來「改過，改過」地叫了幾聲。

有一天，一位仙鶴下凡了，她聽了牠們的話，便暗自好笑：「這三個不自量的傢伙，我來讓牠們的願望實現。」

於是仙鶴微笑着站在牠們的面前說：「朋友，你們的苦悶，我很同情，現在我告訴你們一個秘方，只要依照我的話去做，包你們能實現各人的願望。」

「是什麼秘方呢？請你趕快告訴

我們好嗎？」母雞着急地問。

「方法很簡單，你們排成一行，都閉上眼睛，先向左邊轉三個彎，再向右邊轉三個彎，然後嘴裡說出自己希望要什麼，你們就有什麼。」

牠們聽了仙鶴的話，高興得幾乎發狂，立刻閉上眼睛，向左右各轉了三個彎，母雞首先說：

「我希望我叫我叫的聲音，像吹笛子一般好聽。」

「我希望有一隻像小燕子一樣美麗纖細的腳兒。」鴨子第二個說。

「我希望除掉我身上那些討厭的羽毛。」

白鵝說。

「現在，你們可以睜開眼睛了！」

仙鶴大聲地下着命令。

於是牠們打開眼睛一看，仙鶴無影無蹤，只見白鵝的全身光滑得像一個蘋果，牠高興極了；鴨子舉起一隻纖細的腳跳起舞來；母雞開口叫着：「的里爾，搭拉！」那聲音又清脆，又甜蜜，好聽極了。

「天哪！」母雞突然叫道：「我幾乎忘記了，現在已到吃飯的時候，我要去叫我的小寶寶來。」

可是每次當牠想要叫「咯咯！」

（這兩個字，在雞類語言的意思，是說：「來吃飯」）

的時候，牠的聲音却變成了「的里爾，搭拉！」

牠的小雞一聽到這奇怪的聲音，都嚇得跑開了。只剩下母雞失望地站在那裡發悶：為什麼孩子們都不理我呢？

現在要說鴨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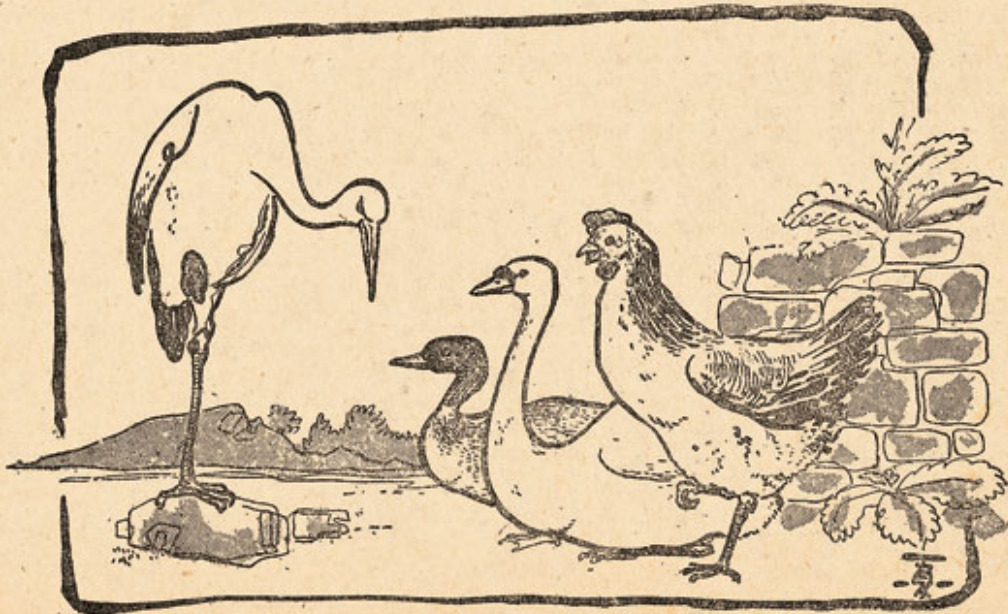
牠神氣十足地，向通往池子的路上走去，因為身體太肥胖又太小，走起路來，一顛一簸，隨時都有摔倒的危險，忽然聽到「撲通」一聲，牠跳下水裡，誰知一步也不能游泳，這才

着急起來，牠大聲地求救：「天呀，可憐可憐我吧！我失掉了我那雙又大又美的划槳，我簡直無法游泳，趕快來救我吧！」

牠聲嘶力竭地叫着救命，但誰也救不了牠，最後，

牠在水裡打了無數個旋轉，終於沉下

了。



「方法很簡單，你們排成一行，都閉上眼睛，先向左邊轉三個彎，再向右邊轉三個彎……」

去了，差一點沒有命；後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爬上岸來。

這時候，白鵝最可憐了，牠在陽光下縮成一堆，因為沒有毛了，他冷得不住地發抖，牠的女主人跑來以為牠是準備烤的，立刻提起牠的一隻腳走進廚房；當她正想把牠放上爐子時候，她才掙扎着跳下來逃走了，牠一面走，一面叫，那聲音非常悲慘。在倉庫的後面，牠遇到了母鵝，牠正在東跑西跑地尋找牠的孩子們，仍然用牠那「的里爾，搭拉」的聲音喊着，牠的聲音越高越尖銳；而小鵝也越跑越遠了。

「太冷了！我實在受不住，希望再長羽毛。」白鵝用顫抖的聲音在祈禱。

牠的女主人跑來，以為牠是準備烤的。



鵝。

「唉！我的聲音雖然美麗；可是我的孩子聽了都害怕，我也希望還我自己的聲音。」母鵝說。

「我不能游泳，怎麼生活呢？我希望恢復那雙天然的蹼。」鴨子也在着急。

牠們三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約而同地長嘆了一聲，誰都懊悔得說不出話。

大約過了十分鐘，仙鶴從天上輕飄飄地飛下來了，牠很關心地詢問母鵝，鴨子和白鵝：「朋友，你們都達到自己的願望了。生活很滿意嗎？」

「不！不！太痛苦了！還是請你想法讓我們恢復本來面目吧。」牠們一齊請求。

「好的，只要你們都覺悟了，那麼就像方才一樣，大家閉起眼睛來，先向左邊轉三個彎，再向右邊轉三個彎，然後你說我希望——你們的目的，就可以達到了。」

牠們很快地照樣表演了，睜開眼睛一看：小鵝身上長了許多柔軟的羽毛，再也不感到寒冷了；鴨子有了寬大的蹼，牠馬上跳下水游泳去了；母鵝「咯，咯！」地叫幾聲，所有的小鵝都圍着牠了，牠們的心裡充滿了快樂，真不知要怎樣感謝仙鶴才好呢。

(上接廿五頁)

她在沉思，她在默想，最後她覺悟了。她願意極力做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所以人們讚美她，阿諛她，她亦不引為中，人們妬嫉她，攻擊她，她亦不引為恨，她對於人世間的一切榮譽得失，絲毫無介懷。有的，唯有珍貴的知識和真理。所以雖然她處身在多災、多難、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求學，對於外來的打擊，仍然是那麼處之泰然。

天下無不勞而得的收穫，亦無勞而不獲的耕耘。覺群，經過幾年的奮鬥，終於以她智慧的寶劍砍倒了成功道上的荊棘，擊碎了成功道上的腳絆石，以她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

(上接十六頁)

就是永遠的主觀。這是將永不客觀的阿賴耶識的作用，客觀化的內面活動固立的「我」。對內的有「我」，就是對外的有「法」，這是對立觀念的必然現象。我人的無限輪迴，就是墮落於這種二元的旋渦中而來的。因為它是流轉生死的根本，所以叫做根本無明。八識說就是將此根本無明作為第七識，並把它統攝於唯識思想中的。可以說八識的思想是唯識論，而九識的思想是唯心論。

九識說是在八識上加上一如來藏，或阿摩羅識的。阿摩羅識為無垢識。依據楞伽經說，凡是有八識的差別，即能使人陷於輪迴。但八識的差別一拆除，即成為一大如來藏心，或者第一義心。所以說，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是不二不異的存在。可是在真諦所說的決定藏識或轉識論等，即大不以為然，他說沒有八識的差別——正智

神，衝破無邊的魔軍，克服了無數的困難，現在，她終於獲得光輝燦爛的成功了！她每天除了講解佛法，為佛教栽培下一代人才以外，而且積極地在社會上活動——宣傳佛教，展開建設新佛教的神聖工作。這幾年來，不知糾正了多少智識份子的思想和錯覺，不知在多少人的心田中，撒下成佛的種子！你說她，是多麼的崇高、偉大，而又有志為呀！不，她求知的熱情和苦心，以及奮鬥的精神，是每個尼青年都應該摹仿的。

我敬佩她，我願意摹仿她，我更願她的偉業，日益進展，遠大，使億萬萬如迷途羔羊似的眾生，趨向光明而平坦的菩提覺道，解脫人生痛苦的迷津！

的觀照如境——即名為阿摩羅識。傳說，真諦有九識義的著作所以說他的思想，就是九識論。阿摩羅識的思想，不僅在真諦的譯品上，就是在唐地婆訶羅的密嚴經中，也有此名，所以九識說，在印度大概早有相當的發展了。

我國的唯識佛教中，雖然也有阿摩羅識的思想，但這不過是一種阿賴耶識的淨化罷了，並不以為它是另一種識。反之，唯心佛教即不同了，它認為在阿賴耶識的上面，另有阿摩羅識。綜上所述，佛教的心識論，不管是阿摩羅識、阿陀那識，都有不同的見解。派系。又在同一的阿賴耶識上，也有唯識論與起信論的不同看法，至於如來藏即更有複雜的解釋了。也許阿賴耶識思想的出現時代——唯心、唯識佛教——（我國即為陳隋時代），就是佛教心理哲學登峯造極的時代，而放了異樣的光輝。

鳥

翎

翎

·張雲家·

從開哄哄的臺北，搬到沙止鳥語花香的秀峯山，在慈航廟的右山坡上，砍去茅草，整平斜坡，在靜靜的山野裡，建起一幢小屋，安居下來。

我們的家，是無限蒼翠的竹林，環抱着竹林的，是層層疊疊的峯巒，露出在林梢的慈航廟，成天香烟嫋嫋，廟傍山泉，涓涓不息，我們在山溪上，架起碧欄小橋，早晚到橋上留戀。

家裡只有我們夫婦二人，住了不久，我們便有一種孤單的感覺。

「我們缺少一個鄰居，」這點，妻和我心照不宣。

早春的一天，傍晚，我從臺北回山，妻在小橋上等我，她第一句話：

「告訴你個好消息，有人在我們隔壁蓋房子。」

「有人蓋房？」我不能相信這突如其來的事。

「不信嗎？我帶你看好啦。」她挽着我，穿過林路，踏上斜坡，到我們家門口。

「你看，他們的工程多忙！」我順着妻的手指望去，在我們第三個窗子旁邊，一個粗壯的竹子上，有兩隻鳥兒，正忙搭窩，一隻跳來跳去施工，另一隻飛去找些枯樹枝或野乾草，當建築材料，兩個忙得不亦樂乎。

細看那鳥兒，比燕子大一點，比喜鵲又小，全身烏黑，特點就是尾巴甚長，在我們家鄉，這種鳥的渾名叫「燕王冲」大概是牠好闊，形狀又像

燕子的緣故吧。

妻就牠的形狀和顏色給牠們起了一個名字，叫烏翎翎，我覺得很恰當，以後便叫牠這個名字。

「早上，你出外不久，牠倆就來了，在我們房子的四週飛了幾圈，選定這根竹子，築起窩來，你看，多快，僅半天功夫，就搭起架子，我們以後，有了鄰居。」妻說得很高興。

我接近妻耳邊輕聲地的說：

「牠們要生孩子了！」

「胡謔！」她淺笑着，暗地裡在我腿上擰了一把。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烏翎翎的窩兒，搭好不久，牠們兩口子，每天輪流着臥在裡面孵蛋。

在孵蛋期間，安靜了兩三個星期，孩子出世了，牠們兩個突然忙起來，找食喂小鳥，在林梢穿梭飛行，早晚不歇。

這一天上午，碧天晴朗，春風送着花香，竹林裡到處是鳥兒的歌聲，我們的芳鄰烏翎翎家，也發出快樂的歌聲，牠們兩個，在窩旁的竹枝上，跳來跳去，慶祝孩子的誕生。

忽然間，一道陰影，從竹梢掠過，是一隻覓食的餓鷹，那銳敏的眼睛，似乎由高空一下子就偵察到窩裡的小鳥，便一個翻身，像噴射機俯衝的姿勢一樣，向下撲來，在這一霎那間，兩隻烏翎翎奮不顧身，展翅向餓鷹反擊，倏的一閃，一隻就可可在鷹身上猛啄，看樣子餓鷹的眼睛大概被這隻勇猛的烏翎翎啄傷了，不住的在空中「囉囉」狂叫，並用牠那毒狠的爪子，向烏翎翎亂抓。這時，黑色的羽毛，像飄雪一樣，紛紛自天空落下。落到竹林裡，落到我們門前的院子裡。

我和妻在門前的平臺上觀戰，在這激烈肉搏的一瞬間，妻額上滲出汗珠點點，好像她也參加了這很鬧似的。

「我的媽媽呀！打得這樣兇！」妻不住的說。

「爲了保護牠們的孩子！」我解釋着。

兩隻鷹鳥，正咬得難解難分，另一隻烏翎翎，從旁斜飛衝來，在餓鷹的頭上，眼上，身上，一陣一陣的猛啄，餓鷹長鳴一聲；狼狽地向山林深處飛去，兩隻烏翎翎；還追趕了一陣，才返回來。

當牠們飛回的時候，我發現有一隻的翅膀上，少了很多羽毛的，從地面望去，有一個大洞，好像破了的扇子一樣。

「爲着保護小鳥，牠們太勇敢了！」從此以後，妻對這兩隻烏翎翎，有了深刻的喜愛。

在牠們辛勤的眼育下，小雛兒一天一天長大了，尖銳而混亂的叫聲，不時從窩裡傳出，一清早，這些小傢伙，便吱吱的鬧起來，尤其是當爸媽找來食物的時候，牠們爲着搶食，吵得更兇。

一天傍晚，新雨初晴，一彎彩虹，正橫架在我們屋頂，頓時，山峯，竹林，樹梢，廟宇……都披上一種奇異的琉璃輕紗，林中萬鳥齊鳴，竹枝上的兩隻烏翎翎也唱出一「唧唧」啊呀！的歌聲，還夾雜着密集的吱吱亂叫。

「你看！那小傢伙一共三個！」妻像發現甚麼新奇的事，高興的說。那三個小寶，都伸出小腦袋，像爬在搖籃邊緣的小娃娃一樣，對着眼前的奇景，東張西望，又情不自禁的跟着爸媽歌唱。

「喂——」我叫了一聲，牠們立刻縮頭不見，好機警的小乖！

一天夜裡，山中有暴風雨，我們的門窗，被風雨震得嘩嘩作響，窗外的竹林，不斷發出像瀑布狂瀉，像海濤怒號的巨聲。因爲電線受到劇烈的震盪，使室內的燈光，一明一滅，妻驚得神情不安，猛然間，窗外嘩啦啦兩聲，我們的窗子，被打壞一片玻璃，雨水立刻乘隙湧進，當我倆奮身設法堵塞窗洞的時候，一種細小的悲慘的吱吱的哀鳴，傳進我們耳朵裡。「糟糕！烏翎翎的窩被吹垮了，牠們在地上叫！」妻驚慌的說。

我們立刻穿好雨衣，拿了手電筒，到窗外出找，那吱吱不停不停的呼聲，告訴我們，牠們在離我們屋側不到一丈遠處的地面上，遭逢大難。有兩個被摔出窗外，只有一個，緊緊的抓在此手掌稍大一點的小窩裡，嚇得發抖。牠們建屋的那根竹子，因為枝葉過於繁茂，竟被暴風吹折，使牠們的巢窩翻覆下來，當我們伸手去捉牠們時，突然從頭頂上發出吱——哇——哇——的大叫聲，我用手電筒一照：

「呀！」原來是牠們的爸媽，就在旁邊的殘枝上守護着。

讓牠們留在地面上，被暴風雨吹打下去，必定送命，我和妻不顧牠們的抗議，還是將三隻小鳥捉回家裡。妻用毛巾小心地替牠們揩乾身上的雨水，並將那小窩兒，利用電燈泡的熱力，烘了又烘。之後，又放一些棉花進去，使牠們安適的在我們家裡過夜。

在燈光下，三隻小傢伙，彼此擠來擠去，有幾次妻的手指被咬，充分表示出牠們遺傳的好鬥。

有兩隻較大一點的，在那鮮紅的嫩肉上，已生出點點的羽毛。

由於昨夜的風雨，和搶救小鳥，使我們遲睡。早上，在夢中被吵醒，一聽，原是牠們的爸媽，在窗外叫喚，我披衣外出，兩隻鳥兒，就落在倒了的竹枝上，對着我們的窗子大叫。我回家將妻喚醒，我們將那裝有小寶的高兒送出去，兩個爸媽一看見，不知是高興還是奮怒呢，不住的在我們頭上飛繞，又不停的叫。我爬上屋頂，選了一根較結實的竹子，將鳥巢架上去，妻又找些繩子，叫我替

牠們紮牢，免得再遭傾覆，一切妥當，我從屋頂下來，看見牠們的爸媽，一齊落進巢裡，全家陶醉在歡樂的氛圍裡。

過了一個多月，牠們三個小乖，好像幼兒剛學會走路一樣，到了另一個階段了，不時，爬出小窩，站在竹枝上喳喳地叫，

因為牠們太胆大了，又引起一場幾有殺身之禍的災難。

這天中午，我和妻下山一行，返回的時候，還沒有走上小橋，就看見兩隻鳥兒，在竹林裡狂飛狂叫，一次一次的俯衝下去，又飛上來，我不顧一切的奔過橋，跑到竹林裡去看，兩個十歲上下的男孩，赤着腳，在竹林裡閃閃着鳥兒的攻擊，其中一個，額角在流血，看來被啄中了。

「怎麼搞的？」我心裡正在詫異着，忽然看見額上出血的小傢伙，手裡拿着一個鳥窩，小鳥兒不住的亂叫。

「快放下！」我大聲喊着，這時，頭上的鳥兒又衝下來了，差點我也被啄一下。

「這小肉好哪！我們從竹子上找到的！」小傢伙急辯着，樣子很狼狽。

「這是我們家裡的鳥！」妻也跑來了，我急中生智，忙掏出十塊錢，塞進孩子的手裡。

「快拿去買糖！」一面搶過鳥窩。

「下次不可以了，我要告訴你們張老師！」這兩個小孩子，是山脚林阿土家的孩子，前幾天，沙止小學的張老師，帶着他們，上山來遊玩過一次。

我迅速的爬上屋頂的平臺，揀了一棵較高的竹子，將鳥窩放妥。

兩隻鳥兒，十分高興的樣子，對着我們叫了幾聲，像是表示謝意。然後，飛進窩裡，寂然無聲了。

日子過得很快，轉眼兩月過去，三個小鳥，生出翅膀了。

每天早上，兩隻大鳥，帶着三個小寶，在竹林頂上，練習飛行。初時，只飛一丈多遠，便落在竹枝上歇息，漸漸地，牠們可以跟上爹娘飛一陣子了。第二個課程，是教牠們找尋食物，每當大鳥在竹枝上，找到一個

(上接廿六頁)

是黃金做的，有一個御座，是用象牙做的，以供「高僧」登位。在這個城市的大建築物之中，又有很多巨大的圓形形的寺廟，其中最高的有四百五十英尺，比倫敦的聖保羅教堂還要高，它有一個平台，由四百隻象支撐着，每一個象的樣子，都不相同。而且，每一隻象嘴裏，都裝着象牙。虔誠的佛教徒，把鮮花向這些巨大的寺廟供奉，這些花，蓋得很厚，使人看不見一塊磚頭。一個寺廟，每天要接受十萬束鮮花。而且，每一天的花兒，都不相同。今天是茉莉，明天是蘭花，後天是蓮花。廟裏有特殊的機械，為這些鮮花灑水。

肉桂，一向是錫蘭最有名的特產，現在仍舊是世界上最好的，就是這種東西，使得歐洲人垂涎，招來了外力的統治，葡萄牙人於一五〇五年，首先來到錫蘭，把羅馬的天主教傳來了，據說：現在錫蘭葡萄牙式的姓氏，比在葡萄牙的還要多。到一六五八年，荷蘭人來了，又傳來了耶穌教，他們的後代，叫做布爾格人，工作勤

小虫之類食物，便喳喳的叫着，要小鳥們來捉。過去，我們看見，大鳥總是將食物喂進小鳥嘴裡，現在是指教牠們自己捕食。

再過一段日子，除了牠們飛翔時，我們看見那個翅膀有洞的是大鳥之外，要是牠們一塊棲在竹枝上，我們會認不出，那幾個是爹媽，那幾個是兒女，只見牠們一家五口，總是撕混在一起，快樂地生活在那像仙境一樣的山林裡。

勉，有進取心，現在佔據着錫蘭政府次等的地位。

英國人把荷蘭人驅逐，從一七九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統治着錫蘭。英國人統治的方式，與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都不相同。他們把錫蘭的國王趕到高山上去。有一種心理的因素幫助了他們：他們據掠了「佛牙」，而虔信佛教的辛哈拉族人相信：誰保有佛牙，誰就是島上的統治者。

錫蘭於一九四八年獨立，成為大英國協的一份子，錫蘭人並沒有花什麼代價。當英國人離開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時候，他們對錫蘭人說：「你們也獨立自治吧」。於是，錫蘭人就自治了，錫蘭人從沒有和英國人發生過流血的戰爭。

現在，錫蘭的經濟，還算繁榮，茶葉、橡膠和可可，都暢銷全世界，不過，它的政治，却很紊亂，現在的總理班達拉乃克，和尼赫魯一鼻孔出氣，並和俄國鐵幕中傀儡政權，建立了外交關係，朱毛奸匪曾經選很多錫蘭的和尚，到大陸去傳教。錫蘭人這樣舉妄動，結果是要玩火自焚的。

(讀者文摘)

愛群的 奮鬥與 成功

·朱 輝·

朝霞似錦的早晨，大地掙脫了黑暗的封鎖，恢復了它本來明媚可愛的面目；悠揚的風兒，拂息了夜來的炎熱，整個宇宙，洋溢著清涼而新鮮的空氣，血紅的朝陽，也放出了它純潔而崇高的光芒，掃射在碧綠無波的海上，反映大地，頓然變成黃金色的世界；加上蔚藍的天空，點綴著幾塊五光十色的彩霞。啊！這是多麼清涼、恬靜、幽美、壯麗而又可愛，動人的時光呀！除了那些尚在夢中的人，無福欣賞以外，我們面對著這幅優美時繪成的天然圖畫，誰不感到舒適，輕鬆和愉快呢？與奮鬥與陶醉呢？有的，也許只是愛群一人吧？

這時唯有愛群無聲無息地獨自徘徊在寂靜的沙灘上。忽然，她停住了腳步。她用力掙開那哭腫了似五月裡熟透了的水蜜桃那麼大那麼紅而又疲倦的眼睛，凝視著瞬息萬變，奇形怪狀的彩霞在追念，在回想；想起她那可愛而幸福的家鄉，想起她那慈愛的爸爸、媽媽、哥哥和弟弟，更想起當年逃亡時與爸爸媽媽……們分別時的悲苦鏡頭，她再想到目前環境的惡劣，人情的冷暖，和反覆、世態的炎涼，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嫉妬、仇視、讒害。她那弱小底心靈傷透了，她痛恨、痛恨人類詭媚豪富，蔑視貧窮、痛恨人類的虛偽、奸詐和歧視，更痛恨沒有靈魂，光的人類的醜態和殘酷。她羨慕碧海的寂靜，她羨慕海的廣闊、偉大、富麗和寬容，她願意永恆沉浸在海底懷抱裡，以淨人間罪惡，忘懷人生憂戚和痛苦！

「冷靜點吧！人世間沒有絕對的痛苦，也沒有享不盡的快樂，所以人世間往往往是樂極悲生，但有時也會苦盡甘來。要知道，痛苦的邊際便是快樂的轉機；黑暗的盡頭，便是光輝底黎明；崎嶇崎嶇的途徑，前面便是平坦而康莊的大道；衝破目前驚濤駭浪，自然獲得錦繡的前程。只要你堅決地奮鬥，誰說偉大的日子，不會降臨你身上呢？勇敢點吧！為甚麼這樣消極，悲觀、懦弱、無能？你看！古今中外一般偉大成功的人物，誰不是在患難困苦中產生？又有誰不是把世間的痛苦、磨折，甚至人們對他的冷嘲熱諷，毀謗和辱罵置之度外，而專心一意地追求他們理想的學問，發展他們的事業？然後始獲得今日光輝燦爛的成就呢？你為甚麼不摹倣他們，向他們學習，而反甘自步著弱者愚者的後塵，自暴自棄、自我毀滅、自掘墓墳、自埋前程呢？……」

當她正欲縱身躍入碧綠悠悠的海水中，作永遠的海浴一刹那時，突然理智在啓示她，鼓勵她；於是她笑了！她現出與死神奮鬥獲得勝利的微笑！因為她接受了理智的啓示，似乎對於人生有所覺悟，有所認識；對於前程生起無限美麗的憧憬和希望，她的生命燃燒著無邊的火花，她每個細胞都在激奮、震動，她決意鼓起勇氣來接受環境的鞭撻，接受冷眼的相向，乃至接受一切不幸的打擊，和讒妬者的磨難，因為她深知這些打擊和惡難的結晶，便是可愛而偉大的成就！

真的！她，是一個秉性柔媚、沉靜、幽默而又天真無邪的少女，雖然處身在這紙醉金迷，複雜無比的勢力社會裡，但她並沒有一般小姐們的傾向和嗜好！有的是恬靜的心境，純潔的心靈，聰敏的頭腦，清醒理智。不，有的是求知的熱情，和奮鬥的決心！環境愈加深他的磨折，她的意志愈益堅強，人們愈予她無情的打擊，而她的抱負愈偉大，她希望在這學途坎坷的旅程中，不屈不撓的掙扎，始終有一天獲得人生的圓滿結果，她更希望有一天以真理智光照破人間的黑暗，蕩滌人間的醜惡、洗刷人類心中的虛偽、奸詐、妬害，而建立一個真、善、美、和諧而寧靜的社會，給人類無邊的幸福和快樂！

可是，無情底詔光，輪齒般般過去，愛群由小學、中學而大學，現在大學快將要畢業了，但她理想中所追求的知識——人生真理，不但課本上沒有給解答，她又遍讀課外的書籍——哲學、宗教、科學等，仍然對於人生問題，找不到一個圓滿而具體的答覆，現在，她又陷於徬徨，失望的疑網中，而感無窮的痛苦了！

這天，我無法形容她內心的愉快和興奮。原因是她由一位同學的介紹，與一個尼青年結識。她倆在傾談中，意志的契合，大有相逢恨晚之慨；尤其這位尼青年盡量把佛陀的真理灌輸到她的八識田中，為她解答許多多關於人生的問題，使她聞所未聞，嘆未曾有！

自此，她那破碎的心靈得以彌補，冰冷的意志得以重生，溫暖和慰藉，昔日的疑問，現在得著了解答；昔日的不和以前一般盲從附和，人云亦云地誣毀佛教，謾誦佛教是迷信悲觀的，消極厭世的，他深深了解佛教是理智的，樂觀的，積極正信救世的，而且具有偉大同情心的她，感覺到今日的社會，唯有佛教才能挽救，唯有宣傳佛法，才能改善人心，領導社會，唯有實踐佛法，才可以息戰禍於浩劫創世界永久和平於未來，因此，她由一位美麗而恬靜的小姐，變成一位清淨、莊嚴的尼青年了。

愛群出家後，她的師傅為她改名覺群，而且非常疼愛她。在她的師傅心意中，得著覺群這麼一個好學問，年青美麗恬靜的徒弟，一切的家務和應酬，大可由覺群去擔任料理，而自已可以安靜閱經專心一致辦道了。

可是覺群出家的動機，既然是為了研究佛法、實踐佛法——探討人生真理，振救現代人類，那麼她的思想，她的傾向當然與她背道而馳了，同

時覺群更不會被關在那所變相的家庭裡——靜室，度著靜生夢死與俗無異的生活，她唯一的願望，便是研究佛法，精通佛法，首先充實自己的知識，以作他日弘揚佛法的工具。終於有一天她向師傅建議：

「師傅！我想到外面去參學參學。……」她帶著懷疑的口吻，請問師傅。

「唔，參學！你既然看破紅塵，跑出家，那麼，你應該好好的過著恬靜，清淡的生活，料理家務，有暇拜拜神；神自然會給福你，參什麼學呢？」可憐的師傅出家數十年，連神與佛都分不出來。

「不！我不想拜神，我希望聽經，研究研究人生的真理！」她在辯說。

「真笑話，要聽經我念一部金剛經，彌陀經給你聽聽，爲甚麼要到外面去呢？真理！哈哈，我根本不知甚麼真理不真理，現在也活了五六十歲了……」

「師傅！現在時代不同了，出家人如果沒有學問，應付潮流，將必爲社會所淘汰，又怎能立足於社會呢？」像妳這樣好的學問，還不夠嗎？」

「不！我對於世間學說雖然獲得一知半解，但對於佛法完全不懂，怎能宣傳佛教，衛護佛教呢？」

「你不甘清淡的生活，要到外面自由自在，拉東扯西，亂話三千，老實對您說，宣傳佛教，衛護佛教，這是比丘大德的事，與我輩女流何干？」她師傅生氣了。

「比丘是人，我們比丘尼也是人；爲甚麼他們可以宣傳佛教，護衛佛教，我們就不能呢？何況佛法是平等的；比丘既有弘法爲家務，利生爲事業的責任與權利，比丘尼又何嘗沒有？我們爲甚麼不當仁不讓地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與比丘們並肩前進，共同建立新佛教，而甘自墮落受教內的歧視，受教外的鄙視！」覺群畢竟是有爲的智識份子，說話當然是理智得多。

「變了，變了！不但世界變了，連尼姑亦變了，居然與比丘們爭權起來，還說並肩前進的話……唉！……去吧，快給我滾，我不要這樣強辯的徒弟！」覺群的師傅這時喉嚨哽了，眼睛也紅了，她畢竟是捨不得覺群離開她。

當時的覺群，深深感到進退艱難，動輒得咎。去吧，師傅太難過了，怎對得起她？不去吧，不但大好前程從此埋葬，而且振興佛教，亦從此無望了，這樣不是，自己辜負自己的出家初志嗎？覺群的情感與理智，開始劇烈的戰鬥了，結果理智戰勝了情感，終於在一個晴朗的黎明，拜別了她那頑固的師傅，踏上旅程，去追求她理想的導師和學問。

可是，茫茫的人海，滾滾塵寰，理想中的導師在那裡，求學的機會在那裡？尤其今日龍象隱沒，人才凋零的佛教，欲覓一位德學並優的導師，尋一所理想的學院，談何容易？但覺群有的是堅強的意志，勇敢的精神，和奮鬥的決心。跑呀，跑呀，她攜著簡單的行李不斷地跑，跑完江南江北

，跑盡了廣東廣西。

但，人生的旅途上是崎嶇的，驚險的，磨難的，陷阱滿佈，魔影充塞。人生的航程，是波浪滔天，一波三折，妳要在人生航程中航行，自然少不了種種驚險的打擊，特別是理想越高的人，打擊越重，目的越遠，意志越偉大的人，她的失望越大，她的障礙、視仇、妬忌越多。現在，具有不凡抱負，意志壯偉而靈魂高潔的覺群，獨身隻馬的向著人生旅途跑，那當然是免不了的一切痛苦的降臨！更何況她是向著廣大而遙遠的苦提覺道進進呢？所以幾年來，在碌碌，爲法奔忙當中，不知受盡了多少人世間的痛苦和挫折，但她深知患難、困苦、打擊、挫折、毀謗、讒妬，是人人創造偉業必經的過程。她更知道刻苦、容忍、奮鬥、犧牲是人人創造偉業的主要素。因此，每當逆境降臨她，扎擊她時，她不但心不灰、不氣，反而更激發她的勇敢和意志，她誓必以她的熱，她的光來喚醒億萬萬的尼衆，她必以她的熱，她的光來爲尼衆而爭光榮！

「有志者事竟成」，卒於，賢明的導師，理想的學院，給覺群發現了！起初，她還以爲是在做夢，她不敢相信在這罪惡普遍的社會裡，國難教難混成一片的風雨中，竟有這麼聰明睿智，目光遠大的人在計劃重新建設新的佛教，而爲佛教培育基本人材。可是鐵般的事實，擺在她的面前，不由得她不相信。

覺群，總算是達到自己數年求知的慾望了，她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裡

，加倍的用力，精勤不懈地學習，同時她是頭腦清醒，天資敏銳的人，所以他的學業，日新月異一日千里，她隱約見到成功之神向她招手，她滿以爲自此可以遠離一向不幸的遭遇和痛苦，而與幸福，快樂日益接近。殊不知，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她那裡夢想得到此時此地，竟有這麼嚴重的磨難，而且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磨難會打到自己身上來呢？起初，她驟然受到有生以來所未嘗受過的嚴重打擊，真的有點灰心、難過，她的心靈劃下不可彌補底創痕；不，她的心，簡直片片破碎了。她深深體味到「披起袈裟事更多」的古語，她發現了佛教人才恐慌，她更了解到自己所遭遇的，並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魔鬼們挫折人才、傾覆佛教；她悲傷自己，悲傷佛教，她欲退出求學的崗位，離開佛教的懷抱！

「不！決不！你不能辜負他人的寄望，更不能辜負自己的初衷，爲了真理，爲了佛教，爲了人群，你應該奮鬥到底，你絕對不能做佛教底叛徒罪人。你忘記了古人立雪程門求法的苦心嗎？你不知道六祖求法險些兒喪失性命的遭遇嗎？懷才遭忌、能者受謗，自古已然，不過於今尤甚吧了！妳爲甚麼爲了區區的波折便退縮，自甘墮落呢？奮鬥吧，現代的佛教，正需要奮鬥青年們，拿出你的熱，你的光來滋養自己的慧命，使它恢復到本來的健康，放出燦爛的火花，照耀世界，照耀人群呢！只要妳能繼續奮鬥，勝利的成功，終於操在你手上呀。」（下轉廿一頁）

「愉快之島」錫蘭

華明譯

錫蘭是一個島，離印度七十英里，在地圖上看起來，好像是從印度的面頰上滴下來的一滴眼淚。錫蘭和印度之間，有一連串的島嶼，幾乎把這兩個國家聯結起來了。這些島嶼，叫做「亞當橋」，據流傳的神話說，是一大群猴子建造起來的。

錫蘭的面積，並不算大，南北長約二百七十英里，東西寬約一百英里，人口約八百萬左右。因為它地處赤道之北不遠，它的海岸是炎熱的。不過，你如乘汽車向內地行進四小時，就可以到永遠像是秋天一樣的地方，那兒都是海拔八千英尺左右的高山。馬可孛羅於七百年前在日記中記載：「錫蘭比世界上任何島嶼都要好。」

這兒是一個熔爐，差不多有七十種民族的血統，混和在錫蘭。其中最大的兩族，是辛哈拉人和信佛教，後者則只有二百萬，信奉印度教。所有到錫蘭去觀光的人，都首先要到可倫坡。它是錫蘭的首都，人口四十萬，為錫蘭唯一的一個像樣的城市。在可倫坡的大街上，有很多都是栽了接連不斷的「雨樹」的，這種樹很奇怪，葉子非常黑，天黑了，它就捲起來，天一破曉，它馬上就展開，上面會滴下水來，像是在下雨。

在可倫坡市中心，有很多寶石鋪，因為這兒是出產寶石的地方，尤其，是以紅寶石和藍寶石最有名。據說：摩根所買得的世界最大的藍寶石，就是錫蘭的出品。作者曾經目擊，在拉納布（寶石城）附近的一個像小牧場的地方，有很多工人正在一條小河裏洗滌從一個坑裏挖出來的砂礫，那些砂礫盛在一個藍子裏，和淘金一樣，泥土被洗去了，寶石就沉在藍底上。茶葉是錫蘭的生命線。他們把它叫做「偉大的工業」，每年要輸出三億六千萬磅，佔全世界茶市場的三分之一以上，只是比印度少一點。

錫蘭的茶葉是黑的。質量最好的，都生長在海拔五千至六千英尺的高山上。作者曾經看到一個茶山，佔地一千二百英畝，有工人一千六百名，約有茶樹三百五十萬株。這兒茶樹如果果不修剪，會長得兩丈多高。有一天，作者曾在錫蘭南部遊覽「亞當橋」。據回教徒說：亞當和夏娃離開了天堂之後，他們要擇世界一切最可愛的地方，做他們的地上的伊甸園，結果他們選擇了錫蘭。這山頂岩石上有一個腳印，差不多受到十萬萬人的敬仰。然而，這是世界上最炎熱的山峰，並不是什麼樂園，我覺到那些人的信仰真是太迷信了。

雖然如此，每一個地方的回教徒，仍舊認為這個腳印是亞當的腳印。而在佛教徒方面，則又認為這是佛祖

第三次蒞臨錫蘭時所留下的痕迹。對於印度教徒，則認為這是他們的上帝西瓦所踩出來的。此外，對於東方的基督徒，則又認為這是聖。湯姆的腳印。傳說紛紜，莫衷一是，真是太好玩了。

上山的路，有一段非常驚險，那兒是絕壁，要攀緣着鐵鍊才能上去。據說：這鐵鍊是亞歷山大帝在這兒裝設的，這又是荒唐的傳說，因為，亞歷山大帝根本沒有到過錫蘭。亞當山頂上，有一銅鐘，進香的人，登山一次，就可以撞它一下。頂上還有一個小庵，由穿黃袍的和尙主持，他享有「高僧」的令譽。

錫蘭政府旅行局的負責人亞馬拉辛，曾經邀作者到肯迪去旅行。肯迪是傳說中的錫蘭內陸最美麗的地方，我們駕着汽車，經過綠陰夾道，落花滿地，好像是鋪了鮮花做成的地毯的公路，大象背着東西，在路上慢慢的走着。蜥蜴和龍尾，不時在路上跑來跑去，這都是受法律保護的動物，我們的車子要避讓到牠們。在一個山谷中，我們停車參觀一個和尚廟，有很多野猴子走來看我們，要我們餵菓子給牠們吃。

不久，我們就到達美麗的肯迪了。這兒是錫蘭最後一期的國王國都。他們的宮殿，在一個人造湖內的小島上，湖的四周，有高山環繞，風光非常明媚，因為這兒有個「齒庵」，它也是佛教的聖地之一。這個庵裏供奉着一個白齒，據說那是「佛牙」，西方的遊人懷疑它是人類的牙齒，因為它太大了。雖然如此，但它吸引着數

千里以外的佛教徒，前往進香。每年八月，是進香的時候，那時，有十天之久，肯迪市都進入狂歡的狀態，大象身上掛着珠寶，響得叮叮噹噹，人們都在唱歌跳舞。

錫蘭有兩個巨大的「荒蕪城」。一個叫做亞努拉達普拉，位於可倫坡之北一百五十英里之處，它是在西曆紀元前四三七年建立的。當時，這兒有居民四百萬人，作為世界的佛教中心，曾經有一千年之久。另外一個荒蕪城，叫做波朗納魯瓦，在亞努拉達普拉東南方約六十英里之處，建立的年代要遲一千年，它的面積很大，和現在倫敦的市區差不多。這兩個古代錫蘭的大城市，都因為政治力量的衰退，已經傾頹荒廢在叢林之中，已經有了好幾百年。到五十年前，英國的考古學家，纔開始來挖掘它們。現在還有很大的面積沒有施工，其中充滿了寶藏。這都是古代的辛哈拉族人文化的結晶——辛哈拉的意思，為「獅族」，這一族的人，在二千五百年前，由印度的北部，傳來錫蘭，喧賓奪主，成了錫蘭最大的民族。現在，錫蘭的國旗上有一隻獅子，就是表明他們的種族的意義。至於錫蘭本土的土著，叫做維達人，現在只剩了兩三百個，居住在人跡不易到的叢林裏，應用弓和箭，過着極其原始的野蠻生活。

在亞努拉達普拉那個廢墟裏，你可以看見有一千六百根柱頭的「黃銅宮」，從前是用黃銅做的，並且都飾着寶石。有一個巨大的廳堂，柱頭都

(下轉廿三頁)

影印大藏經委員會

四十八年二月份業務報告



元計算。三、按月付款之訂戶，至本月繳款標準應為一、〇八〇元，請繳足此數。四、查有少數訂戶，未能照規定繳款欠繳者頗多，本會分別函催，敬請接獲通知後，迅賜匯繳。五、倘有欠繳正續經款之訂戶，本會再四函催，請明告有何處理，多無回音，如此使法寶殘缺，本會經費無法結算，實有違請藏初衷，敬請欠款訂戶，惠賜答覆。

佛敎高僧故事第一輯問世

為應讀者要求特價流通

本書內容，敘述我國佛敎初期弘傳功蹟最大的十位高僧的歷史故事，為研治中國佛敎史及弘法佛敎的有力參考書，尤為佛敎青年的優良讀物，本輯共十冊，近二十萬字，用上等白報紙精印，三十二開本，定價每輯新臺幣四十元，特價八折流通，但存書無多，購者從速，各地佛敎流通處均有代售，總發行所中國佛敎會，臺北市中正路一六七五號，郵局劃撥帳戶二四四號，華嚴社臺北分會濟南路二段四十四號，郵局劃撥帳戶一二五八八號。

新店竹林精舍交替典禮

佛聲法師榮任住持

(新店訊) 前江蘇常州天寧寺退居證蓮老和尚

在本鎮創建竹林精舍以來，弘法度衆，成績斐然，故者證老為專心修持計，已於國曆二月二十二日將該會住持交由其令徒佛聲法師接替。並於是日中午舉行交替典禮前往觀禮者：有智光、太滄、南亭、慶規、默如、東初、戒德、演培、悟一、隆泉、星雲、妙然、成一、靈源、蓮航、廣慈、性如、清月、能果、雲霞、浩霖等法師及陳成、盧宗謙、王先青、李文彬、陳景陶、王潔忱、周宜德、張若虛、稽夢梅、王玉明、趙茂林、常隱泉、繆啓賢、蔡克棟、顧克勤、汪修先、王天鳴、司鈞、陳德珍、江明庭、艾子華、許國柱、李本慈、黃以孝、周王青蓮、朱妙雲、竺趙連城、劉董連翠、李玉岸、周李政宣、周本師、李觀雲、李慧真、李志衡、殷啓堂太太男女居士百餘人，儀式簡單隆重、法喜充滿云。

聖雄影業公司首次座談

釋迦牟尼佛傳今年可望開拍

(本刊訊) 上(二)月二十一日，臺灣佛敎徒籌組之聖雄電影公司主持人道安法師，特假臺北市中正路善導寺召開第一次各界贊助座談會，並備素筵款待。是日到有前僑務委員會委員長蔣彥士(現職中央黨部第三組主任)，內政部社會司長劉居如先生，新聞局長沈局長特派李處長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王星洲先生，電影檢查處長沈遵聯先生。及佛敎界甘珠法師，道源、白聖、諸法師，立法委員丘漢平、陳成，中國佛敎會秘書長陳錫、常務理事毛凌雲等以及中央社、文化社、美聯社、日本每日新聞社、自由中國各大報社記者等共五十餘人。

宜蘭三星靈巖念佛道場

真華法師春季佈教

(三星訊) 本鄉靈巖寺念佛道場，自成立以來，信徒日增，弘法事業亦日漸展開，該會主持入真華法師為一學識豐富持戒謹嚴的青年法師，他懷著無限的悲願，滿腔的熱誠，為弘揚佛法，為搶救衆生，放棄依門的山居生活，來到這荒僻的山村，不辭辛苦，不分晝夜的為推行佛化而工作著，因此深得本鄉居民及大同農場諸場員的崇仰和擁護，農曆新年期間，農事稍閒，真師舉行春季佈教大會七天——自初六日起至十二日圓滿，期間每晚七時至

九時由真師作專題演講，每天由各村里前往聽講者甚衆，此間民衆服務站田清琴秘書，三星中學孟教務主任新民等不問風雨前往聽講，圓滿日並請宜蘭佛敎會理事長成一法師來星參加講演，成師以「入佛的次第」為題強調佛敎的入世精神及出世的步驟，聽衆深受感動，這次佈教期間發心皈依者二十餘人，內有基督徒一人，天主教徒二人，此一當場頓呈活羅現象云。

府之食素一唯灣臺

處食素界世

一流名師
負責烹調
精細美點
經濟小吃
包辦筵席
到府外燴
電話叫菜
隨叫隨送

號23段一街昌武市北臺

六八〇三二話電

籍書版翻種各印承

刷印版平版製相照

館書印誠正

營自全完訂裝西中

號三十巷六六一街州柳市北臺：址地

嘉義縣佛教支會開大會

通過提案六件

(嘉義訊) 五屆縣佛教支會第一大會，於二月十四日假本市太元佛堂召開，是日縣府社會處派員蒞臨指導，及上級分會林錦東總幹事來賓會員代表等出席，上午十時大會開始，行禮如儀，會中除四十七年度收支決算，四十八年度預算案外，並討論提案六件，其中理監事會所提的「為加強弘法工作擬廣募弘法委員參加弘法案」經代表們一番討論結果，決議由理監事會印定額捐券廣為勸募，將來本縣弘法工作的進展可以預卜，次者就是林子幹修精舍李榮棠代表所建議的「請支會輔導各團體會員寺廟舉辦兒童德育班」，他列舉幾點說明其重要性，①我們建設寺廟，目的在傳教，本縣除了高明寺設立幼稚園外，各寺廟所屬教友大部分是大人，②近來外教群起而爭奪青年和兒童，這是它們的遠見之明，兒童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家庭愛情的中心，父母未來的寄托，③我們要正法延續需要向兒童傳教，但是兒童在求學中，因此我們利用星期日，貫注道德觀念所以稱之謂「德育班」，④費錢少而效力大，佛教的將來有很大的希望，他又舉出幾點辦法使會員代表異口同聲一致贊同，掌聲四起，最後改選第五屆理監事，分別選出。

臺中淨業佛堂妙廣法師

宣講「金剛科儀寶卷」

親愛的同胞們！
佛經，是萬古不變的眞言，是包羅萬有的淵海，是心行並重的寶典，是圓滿無漏的義學。有些人看見佛經中的義理高深玄奧，便說佛學像科學。又有些人看見佛經中的事物錯綜歷然，便說佛學像科學。佛學固然具有各學問之長，其實這些都未能知佛學的超脫徹底，美滿無缺，真實受用，故大福利呢！諸君欲知個中的眞諦，求得眞實的福利，而對於宇宙人生加以深切的認識乎！敬請多多參閱佛經。現在讓我告訴您一個好消息，就是居於文化城內的一新興淨土道場——臺中淨業佛堂。自二月廿七日

(農曆正月二十日)起連續兩個月在該堂，由住持妙廣法師宣講大樂經——金剛科儀寶卷全部(又名金剛對卷)。屆時希望諸位蒞堂聽講佛法的妙音，向著光明的大道邁進！以發揚佛教救世憐人慈悲爲懷的精神！地點是：臺中市東區旱溪街五一號，淨業佛堂。日期：民國四十八年國曆二月廿七日起兩個月，時間：每晚七時半起。

我旅泰僑領雲竹亭老居士

在泰國普仁寺剃度出家

旅泰華僑領袖雲竹亭老居士，不久之前在泰國普仁寺剃度出家，他從燦爛的事業巔峰上而轉爲平淡清淨自在的僧伽生活；而他的生命却比過去更爲充實和光彩了！
雲竹亭老居士今年七十有七，自幼信仰佛教，皈依三寶，精研內典，修持虔誠，護法宏教，更是不遺餘力。他在佛陀的庇佑下，在事業上一帆風順，蒸蒸日上，成爲泰國三百五十萬華僑的領袖。
雲氏原籍是海南文昌縣，隨父翁雲策老先生旅居泰國，繼承父志，以佛教徒慈悲服務的精神，獻身社會，造福人群，爲僑胞所推崇，擔任南海會館理事長，連選連任了六次之多。在他所領導的南海會館，不但運籌帷幄了泰國的僑胞幫助了僑胞事業上的發展，同時對泰國社會的繁榮，也有莫大的建樹。

雲氏對僑胞最大的貢獻，以在民國十年創建的育民學校培育人才，灌溉祖國的文化，今日泰國華僑很多知名之士，都是育民的校友。

雲氏不單在海南同僑之間有崇高的地位，就是在整個泰國華僑社之間，也極受人望的，最好的說明，是他曾以華僑代表的身份，引導過已故第八世紀泰皇參觀華僑熱帶地區三聘街一帶。那時候，故皇對華僑的態度非常親善與關懷，而竹亭先生以一位大僑領而操著流利的泰語，博得了無上的榮譽，在海南同僑之間，猶傳爲奇談。雲氏兄弟共有六人，其四弟雲天樞，曾先後做過泰國政府的財政部長及外交部長，現任泰皇陛下的御顧問之一，因此之故，使雲氏在泰國華僑社，泰國朝野之間，更具有受人尊重的地位。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三期

發行人：東

編：性

經理：鍾

時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編輯部：電話五五〇〇號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六七五號

外國分社主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楊
美國：知
檀香山：祖

今餘光定印

承印者：榮泰印書館

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五十五號四號

本刊訂閱辦法：

- 一、訂閱全年壹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菲幣六元)
-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 三、本刊劃撥帳號爲「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壹幣參元